1968年11月11日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学校第四宿舍前的小土坡上，招展着红旗。大字标语写着“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们作为学校第一批的下乡队伍，和同学们道别。

忘不了的往事，此时在脑海中翻腾，那些锣鼓鞭炮的嘈杂声让我有些麻木。还在昨天晚上，成兴和我为学校革委没批准我们下乡而争辩，我们以毛主席指示为理据直气壮质问革委会付主任，八点多我们才取得胜利，然后匆匆忙忙回家。妈妈像早已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了，在为我准备行装。我把几件衣服，一张棉被、蚊帐像军训学解放军时的样子打成背包，其余的日用品往一只铁水桶里放。今天早上天还没亮，妈妈给我4块钱傍身，这是她好不容易从家中的生活费用省下来的，我很清楚这钱的分量。我一脚踏空，在狭窄的楼梯滑下来并随口说：“这是滑坡路的开始”，没有想到妈妈听了眼闪泪光，她让我先回校，还说要到学校送我。

看到我在一边发呆，邓成兴推了下我说：“你妈妈来了”，我清醒了。妈妈和成兴母亲在说话，从脸上能看到她们的忧伤，我不能再让妈妈伤心了，强装兴奋的样子和两位伟大的女性道别。

女同学给我们每人一朵大红纸花，我们登上大卡车，一片口号和锣鼓声中，妈妈向我挥手道别，此刻我感到像母亲送儿上战场。汽车慢慢开动，我还看到一位扎两条小辫子瘦小的身影和熟悉的脸孔，几天前她送我一本封面是“红卫兵”的日记本。刚才我还把一封编造事实的信托黄新德交给她，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是否产生了感情。

我取下红纸花把花瓣一片片撕下让它随风飘荡。别了，学校！别了，学生年代！

汽车经过两个渡口，大约两个多小时，我们来到番禺县石基公社大龙镇，镇上也有一群欢迎的人。

11月13日 多云

 新的环境中，首先要面对的是分配到那一个生产大队。这两天我们还停留在大龙会堂等待分配到生产队。大家都积极活动，打听那个队好、分红分配高，我却无心也无力只能四处游荡。

 今天上午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去处。以往东方红的战友们，一个个被分散得很远：庞熙在雁洲大队，猪头（张仕林）长坦大队，成兴在前锋大队，我被安排到红星大队。

 安排我们到红星大队的人竟然把我拉下，结果自己到了石楼公社。正好石楼公社也来了一批知青，我混了中午饭吃，然后往石基公社回走，在公社说明原由，一位公社干部用单车把我送到大队。大队的欢迎会刚散，其他知青已被各生产队接走了。我正不知所措，一位健壮的中年人过来问我是否邓枚林，并自我介绍是第八生产队队长高带根，言谈中我知道，队长只见我的行李而不见人不知出了什么事正着急。

 高队长把我的背包拿起，我跟他沿着涌边堤围走了约十分钟到了生产队。他把我安排在队中的党员付队长家，开始我的“三同”生活（吃、住、劳动）。

68年12月16日

今天是我农历19岁生日，同时也是阳历的生日。来到农村已经一个多月，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开始几天被安排和大年纪的妇女们去割草喂牛和到甘蔗地拆甘蔗壳（叶），后来干些填河工作，他们把比较宽的田边河，用田中的泥块填满，然后重新在旁边另开一条小一些的河道。

社员们很友善，老年人喜欢听城里的故事，一开始就教我偷吃队里的甘蔗。甜而硬的甘蔗我还没能吃上两个节，他们就可以吃两条，陈灼还对我：“要吃的快，干活才会快！”年轻人却喜欢在傍晚三三两两到我的住处聊天，他们喜欢听传奇故事。很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在文革中的事情，他们要我讲武斗中“不看路驾驶汽车”和“打解放军”的事，并说我“好打得”。我有点哭笑不得，怎么他们把我看成那么的神？他们常常叫我一起到田野里捉田鸡，到泥塘中挖莲藕，半夜把我叫醒和他们一起到河涌摸虾，让我没有时间提笔写日记和书信。

几天前开始参加晚稻收割，镰刀也是借的，已经快没有齿了。社员们发现我第一次割禾就比许多社员快都觉得惊奇。我告诉他们在学校我们每年都到农村参加割禾的，我还认为他们只是偷懒而已，但他们在大忙劳动评级时竟然给了我二级劳动力。

生活也不是那么美好，我常常让人笑话。比如不知“镑”（锄头）是什么，在下雨后的泥泞滑倒等等，有一次还滑倒到鱼塘里，那狼狈样弄得严肃的队长都忍不住笑。

68年12月31日

68年的最后一天，公社开大会，总结一年多来的生产成绩和安排明年工作。趁此机会，我也回顾一下50天来的思想与工作，农村里让我见识许多新的东西，这是校园中没有的。农民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我们满脑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观念。我的三同户主人虽是党员，却总教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要我实实在在地做事，同时他透露公社领导要求大队对我这个“造反派”要严加管教，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给以镇压。究竟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待我？

公社书记有气无力在低头读他的发言稿，我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1969年元旦

这是下乡后的第一次回家的日子，天还是一片漆黑，我就背起装上大米的书包，大踏步地走向公社。生产队连一部单车也没有，大队更不通汽车，唯有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了公社，再搭乘开往县城的班车，然后在市桥坐车到大石公社转联合运输船回到广州一号码头。

从下乡到回家的日子里开支是：路费0.23+0.62元，邮票是1.20元现在还剩不够2元。

妹妹告诉我，因为我的下乡哥哥可以留在学校，我感到高兴。家中充满着温暖热闹，这是文革几年第一次在家中过新年。

1969年１月4日 雨

刚从广州回来，下午即在生产队开工。收斩甘蔗，林桂容教我怎样去掉蔗头的泥和根，除去蔗尾叶子，她干得又快又好，而我只能埋怨自己的砍刀不利。再看她将两条砍下的甘蔗尾叶连叶，然后向空中急转几下便成了捆绑甘蔗的绳（他们叫“打补”），我觉得新鲜好奇学着干，不料另一蔗尾却飞了，引起姑娘们在旁吃吃笑，我总算成功接好这“补”了，但相当劣质，没捆好蔗把已先散伙，好不容易绑好一把（扎）甘蔗，桂容在旁却说绑得太大把，原来从砍下甘蔗到搬运上驳船全过程都是各自为政的。把蔗搬运到驳船叫“落蔗”。肩膀托起七、八十斤的蔗把已感吃力，更加上天雨路滑踏上摇摇晃晃一尺桥板，心慌意乱中一把蔗掉在涌里，自己虽没有掉下水中，却明白桂容的忠告。

 像婴儿学会走路那样，我必须学好在光滑泥地中走路，桂容要我在脚指上下功夫。我除了沮咒几天前还硬的扎脚板的泥土怎么下雨后会如此光滑让我狼狈外，更埋怨这几天怎么阴雨连绵不断。

１月７日

一连三天斩蔗，虽说我最多也只能托起八十来斤的蔗把，但社员见我卖力认真的样子，开始不取笑我了，其实我感到洋相的出现也为烦闷的劳动带来轻松气氛。

周坤、周蓉和陈女这些功夫干得又快又好的姑娘也身教言传让我干好各种农活，她们常常为我松垮的蔗把重新扎实，我对她们有一感激心，但更有尽快学会各种农活的决心。

1月13日

生产队上午不知为什么让社员们休息半天。闲着无事正想写些什么，麦炳楠却叫我和他去捉鱼。小时在印尼捉鱼、钓鱼是我最喜爱的事情，当然是乐意奉陪，说不定还可以露一手。

阿楠从家里撑来“丈八”（是艇的长度）泥艇，我坐在艇头。我们生产队共有310多亩稻田和30多亩甘蔗地，另外还有几个大鱼塘，大小河道纵横其中。堤围把田地和通往珠江的涌水隔住，靠着涨退潮时河涌水位的高低排出田间的水或引进涌水，穿过堤围的管道叫“窦”，由于窦是水泥制品又被叫“石窦”，窦口两边被水流冲击而成的水潭叫“窦潭”。从生产队排工处的牛栏到最远的稻田“上含珠”，走路要十来二十分钟。阿楠用竹杆撑动小艇，不时还用竹杆划一下水面校正它前进的方向，左转右转的来到一条较宽的河道时，他要我试一下撑艇。我在他的指点下不时艇头碰在两边稻田，最后由于用力过度竹杆插入河底的泥中太深一下子没能拔起，小艇前进的惯性，使我站立不住掉进水中，还好天气不冷就当游泳，阿楠乐得合不上嘴，我说：鱼还没有见影我先成大鱼。阿楠随后把小艇撑到一条不通的小河，快到尽头时用竹竿敲打艇边和把小艇左右晃动，河两边激起了小浪花，几条鱼跃出水面，其中两条蹦进艇仓。用同样的方法，不费很多工夫我们就抓获几斤鲜鱼，这方法我很快就可以学到手。

阿楠亲自动手，没用配料，油都没一滴的情况下，鱼是“原汁原味”。我虽不恭维，但还是吃了，边吃边联想到文革学校中的“斗私批修”，我是否……？

1月15日

 今天收到黄嫣华的信，我有点心跳加快。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封信，我不知下乡前给她的信有什么反响。听黄新德说，她看了我写的信后很难过，可能是黄新德告诉她我的地址吧，今天才能收到她的信。一纸委屈的文字让我也感到过意不去，也许我也太过分了，不光明磊落说话，总是搞小动作，拿感情开玩笑。既然知道我们还前途未卜，我为什么要挑起事端给她写信？这明摆着是自己喜欢她了，但不好说话而已，我觉得自己很卑鄙。我要怎样做呢？暂时胡乱写一回信，过些时候才和她摊牌吧。

1月30日 阴冷、雨

天气变得寒冷，气象台的报告说今天气温最低是2度。这是下乡后遇到的最冷天气，寒风刺骨，田边的小草上已结上白色的冰霜。看着社员们还是湿手湿脚的干活，单薄的衣服根本不能抵挡寒冷，他们手都冷得变成紫红色了却一副没事的样子。周金、麦焕好两个不足16岁的小女孩拉牛下水时的情景，让我敬佩、感动，我应从她们身上学习那不怕苦的精神。

2月5日 寒冷

连续几天春雨绵绵和寒冷天气，影响了生产劳动，生产队也趁此召开会议，传达和讨论大队会议精神和传达县赴京学习班的会议精神等等。社员们在开小会，完全不理会大队干部说些什么。我也和身边的22中知青钟惠慈交谈，她直言厌恶农村生活，问我为什么这样积极劳动，我回答她：“既然来到农村，我不想被农民看低，反正现在年轻，吃些苦也是个磨练”。也许话不投机大家沉默了。

前天生产队休息，我到前峰24队和成兴见面，看他们生活也和我差不多。

2月13日 晴

 大队开会，县和公社知青慰问团代表在大队向全体知青讲话。悄悄数了一下来开会的知青，原来红星大队也不过有40来个广州和市桥来的知青，除了几个是我校其它班的，大部分都不认识。下午成兴来访商量春节回家之事后就匆匆忙忙回去了。最近几天在锹蔗坑，在一片原来是稻田的地方，把犁起来的泥块堆在两旁，这种工作社员们叫 “执蔗坑”。而在清理出来约五尺宽的空地用铁锹开一条约两尺宽的水沟的工作叫 “锹坑”。锹起的泥块堆放在两旁，然后把中间的泥块整碎理出来约六寸宽的 “蔗床”，这是栽种甘蔗的地方。锹坑大多数由男青年 “抓锹”,由女青年在被开出来的坑里放进水，用水润滑铁锹来减轻力气，这种工夫叫 “执泥”。原耒这也是一种技术，力气要用得好否则会事倍功半，不说锹出的蔗坑又浅而且弯弯曲曲，进度慢。由于我是“新手”，被安排执泥，把锹出的泥抉往两边摆好，多余的泥就抛上中间，这活最苦的是腰，加上前几天的阴冷天气，脚生了“萝卜”（冻疮）。昨天我的拍挡麦南要我对调工作，不一会我两手就磨起几个大水泡，阿南说要干一会活后把手在头发上擦一擦，才不会起水泡，也真神，十多天过去了，锹坑时手不再磨起水泡了。

2月16日　　阴

　　生产队休息。下午我到清流大队，见到傻希(黄瑞琪)，交谈一些近况，明天他回广卅。

　　昨天大队开知青座谈会，市桥来的知青控制了整个会场，从陈行政口中我得知，他们在市桥是东风派的头儿，他们在高谈阔论，我感到一种莫明的烦闷，不如在队里开工开心。晚上陈超荣拿了几个“煎堆”给我，才意识到今日是除夕，可我连一点春节将临的感觉都没有。

2月17日　　阴

　　年初一，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生产队不例外地休息，闷着无事，从队头到队尾看一下这里的年景，社员的茅寮门边有贴上像是春联，但却没有字的红纸，小孩手拿煎堆，除此看不出新年的样子，走到高根家门，被招呼进去，言谈中问起那些红纸为什么不写字，他告诉我生产队只有会计梁带读过几年书，大都是连校门都没进过，红纸没写字实是一种无奈。我兴趣所致，文革时写大标语的劲头来了，也不知高根那里弄来的笔墨，我从报纸上找了一付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色......”写上，黎金很高兴往大门边一贴，随之我的麻烦来了，几乎过半的三、八队社员都带来红纸，写些什么？急中生智，毛主席诗词往上一写，社员大都不识字，也都高兴地拿回家张贴，虽象小学生之作，在整个大队知青都回城的今天，我大有“水中无鱼小虾称王”之感，一种“大有作为”的自豪感不知不觉出现在心中。

2月21日 阴雨、冷

　　天气又变得冷了，今天上午九时多，一片吵嘈声，走出茅寮看究竟，只见隔几户的社员冼柳在呼天抢地哭叫着什么，陈灼正在指手划脚，一见我来了就说：“快，到她家厨房把所有盛着的水倒掉。”我莫明其妙，看其一付紧张认真的样子，我连忙把她厨房的水桶、水缸里的水全部倒个清光，出来时看见陈钊荣，我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队里的社员大部份住家后面是一条旧涌，据说以往这里可通往珠江，后来把涌口塞了养鱼，这里水深一米至二米，每户都有通向小涌石级，平时洗衣、洗菜等都往这里，而食用的水则到大涌挑回来，今天雨后路滑，冼柳才三岁的儿子不知怎么掉进涌里，发现时已掩掩一息，听了一些人的话，陈妹把他受溺的孩子放在水牛背上，让它跑动，说这样能救人，而家中的水倒掉才能让小孩复活！也许是这样的做法有违科学，可怜的小孩离开人间。据说冼柳家在我们来之前才溺毙一个三岁的男孩子，现在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让我感到很难过，事情总历历在目。

2月28日　　　阴雨

 随着日子的消逝，留在我身上的是皮肉的损伤与极度的疲劳，生活条件也算是差的，总感到肚里不适，于是回广卅几天，去医院检查的结论是“胃炎”，情况还较为严重，医生的忠告是吃东西时间要有规律。也可能与生产队没时没候的工夫和几乎是主菜的榄鼓有关，以后要多注意，今天在广卅街上乱逛，想找朋友聊聊？春节刚过，大部份战友都回生产队了，或许是希望有奇迹出现碰上她？无聊！实际对她的感情是属爱还是友，自己都弄不清。

3 月4日　　阴

 昨天大队开会，听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的报告。下着小雨的天气和开会一样令人有点闷，今天队长安排青年人把蔗种托到新蔗地，滑倒两次，把腰都扭伤了，桂容问我时，我还装着没事，因她托的那把蔗种要比我托的几乎大一倍都象平常走路似的，一种男子汉的面子硬撑到任务完成。加上淋湿的身，今天回报我的是发烧和无精打采，一天总算是过去了。我在祝福自己明天会完全没事。

3月13日　　雨转阴

　　一连十天，不想提笔，却专注于队里的劳动，除了种蔗，队里开始水稻播种。大队革委会的成立，要我们讨论选革委成员。大队书记在讲国际形势与声讨苏修，文革的教训使我对政治问题敏感，我没有作声，只有知青黄永红在引导大家，我在想，还是听老贫农的话，好好参加劳动，任凭朝代变化都能无动于衷。事于愿违，下午在分配知青的茅寮建材时，来了两位自称广卅来的人调查有关“7.16”事件的问题，一直问这问那弄到六点才离开，要脱离政治还得先摆脱文革的幽灵呢！说实在能在我口中得到多少有用的资料，鬼知道。

3月25日 晴

 生产队为知青搭建茅寮，我的住所是建在陈九的一个原来堆放稻杆（社员称之禾柴）的地方，位置还不错，我暗中庆幸还能在社员的地盘中挤出这么一块地来。陈金友与麦南为我搭建茅寮，完工后，我将离开“三同户”而独立生活。在“三同户”家中，我帮不了什么忙，反而吃住都给他们增添麻烦，虽然他们总说有什么就吃什么，但看得出他们还是尽能力提高伙食的质量，一家人从煮饭担水之类，从没让我沾边，他家的大女儿全包揽了这一切，而我怕帮倒忙，好多的家务我根本没做过。我与陈超荣一起住，他得了哮喘病，经常发作，有一段时间还得住进医院，我也就不得安宁。但独立生活也许是一个新的考验。

3月28日　　　阴

 大队在分配水竹给各生产队的知青建茅寮，罗卜（罗庆祥）来探望我，这位曾在文革中制“土地雷”的专家，以往他也经常来我沙面的家，父母亲都熟悉他，亦给我很好的印象，今天他亦放下生产队的劳动与他队的知青来了，高兴之余，他语出惊人的话“准备找机会逃离农村，到香港去”使我震惊了一段时间，能说什么呢？现实生活中的农村是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现时的偷渡风也许能说明问题，它在默默地启示我，而我在默默地祝福他。

69年3月30日　　　阴雨

 成兴带着山顶（孟宪宝）的到来，使我很高兴，我的心目中他是正气与直爽的，文革“2.14”事件的风云人物，在“5.30”事件的传奇故事能显示出来。他看了我在整理的《东方红战斗史》亦高兴，希望我能写成一本书并有他的一份。我虽然答应却毫无信心，这关系到许多政治问题，而文革的功过也许在明天就有不同的结论！历史的经验告知我，这样的书可能还会象《颠倒》的命运，但我还是希望《战史》能写好。我相信历史终究还是历史，它也可能不是动听的诗歌。

69年4月2日　　　雨

　　下乡后第一个春季插秧大忙前夕，对我来说竟然是兴奋，听老农说大忙是最紧张与辛苦的。也许是这样我感到战士马上要上战场打硬仗了。但也开始感到不妙，因为我根本不会插秧。队长安排的工种是“派秧”，青年人都说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夫。没有做过这工夫，不能感受其中奥妙，我倒觉得心情轻松。

 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停，雨水已透过雨衣弄湿了身体。在秧地里，都是些中年妇女，看着她们把秧苗刷刷地拔起弄洗干净秧头之泥，在秧板面上平整秧头，然后用水草扎好。这工作看似简单，然而当我尝试时，不但秧头泥块多而且断头的也多，待把泥洗掉了秧已乱糟糟，扎得时侯不是松就是散。正好队长检查工作，发现我之“杰作”赶紧叫我把扎好的秧用小艇装运到要插秧的田里去。但我心里还想着快完成运秧任务再回头向郭美好学拔秧技巧，她给我的印象是从来不作弄人。

 把秧运到一块叫“草围”的大田边，据老农说此田以往曾种过水草而得其名。田宽十余丈长一百余丈，得在要插秧的位置上每隔一丈左右放一扎秧苗。插秧的都是青年人，每人插九行，他们把秧放在一只手腕上，用中指和姆子将秧苗约十条八条地搓分出来，另一只手中指姆子灵活地把秧插到田里，小伙子插得快，但弯弯曲曲，姑娘们插得整齐，其中周蓉特别好。在齐膝的泥泮中来回，雨水和汗水已分不出来。尽管我出尽全力派秧，但还是供不应求，小伙子乐得空闲直起身吸烟，姑娘则有空弄干净溅在手臂上的泥浆，大家看着我来回不停的狼狈相拿我开心。何洪说：“得赶紧学会插秧，不然还得派秧”，周坤则笑说：“怎么样？这里有没有省城的路好行啊？”

4月5日 阴天.

 今天清明节，我们的祖坟在印尼，妈妈的祖坟在哪里还不清楚，闲着没事。今天也是我离开“三同户”开始迁进自己的家。这里和原住处相隔十来丈，在旧涌堤内则，朝南座北的茅寮，一丈三尺深和九尺宽，门前向前伸出五尺作厨房，“脚踏实地”的“座地茅寮”里用杂木架起一张床架，铺上分配给知青的五尺床板，茅寮周边是松树皮围着的，顶部是蔗叶扎成小捆排列而成，寮前的厨房只有一个没有烟囱的泥灶，加上一尺二寸的铁锅，请四队胡兴做的一个平面锅盖。我从生产队里弄来过时的《人民日报》作“墙纸”装修一翻，一个竹架当桌子放什物。弄好家居后，我踏步向莲花山，经过一个小渡口和石楼镇，到莲花山再乘小艇到对面的海心二队探望“猪皮”（梁兆备）。他这里的“风水”要比我哪里好得多，起码不用同我一样到远处的大涌挑水饮。

4月10日 晴

7队某户人家今天发生火灾，因为这一片都是连接着的茅寮，正如贫农陈灼说的：“这地方不怕水，最怕的是火”。幸亏没有人员伤亡，我想今后要特别注意防火。

四月十四日 雨

 广州警司来了两位同志，了解我校“2.14”事件和“5.30”事件。生产队正在开会，学习大寨精神，对劳动人员进行评级、评分。看着穿军装的人把我叫走，社员们议论纷纷。我若无其事地与他们谈了一些所知道的事，当然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不说。“2.14”事件发生在去年的二月十四日，我们被“主义兵”和广船“地总”攻击，当时在东方红大楼（教学大楼）四楼，东方红战士用小口径步枪回击时发生的伤人事件（据说有一人死亡）。这次武斗发生原因复杂，我们有八人轮流开过枪，是谁击中敌人，真是天晓得。我记忆犹新的倒是郑明手臂中了一枪痛苦地在滚动的情景。其实象这样的冲突事件曾经发生过多宗，其中67年12月16日晚的“12.16”事件，被偷袭的东方红大楼发生的手榴弹爆炸和开枪，我相信也有人受伤，因为我们第二天发现地上有血迹。“2.14”事件后我们落泊街头，中大、广东话剧团、市二轻局等地发生的事都是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其中“5.30”事件的发生更是一场影响我们前途的重大事件。也许是我知道的多，那些调查人员才来找我问话。

我在考虑是否在今后的日子里把文革中发生的大事来一个大概的总结以作为历史的记载。

由于插秧表现得力不从心，今天社员给以的评定是三级劳动力，这和大部分老弱的社员级别完全一样。

四月二十三日 晴

插秧大忙终于结束了。十多天来起早摸黑的，早上三点钟生产队的第一声钟响就得急急忙忙煮饭吃。三点半钟集中开工，十一点收工，还没来得及吃完饭十二点钟开工的钟又响了。要是从远一些的田地回来，少说也得十来分钟，接着煮饭、吃饭别说休息了。繁重的劳动和紧张的生活加上身体不太好，使我有点泄气。我以政治思想来麻木自己，努力奋斗，大概是文革精神的理论支持，到底没有当“逃兵”。由于不会插秧也受到如高妹这样一些社员的白眼，一会说派的秧不好，给他们的秧乱七八糟，一会又说太慢。后来我终于从“供不应求”的现象中解脱出来，偷空学插秧，当然还得在那些社员不喜欢插的也就是边沿和足迹多的地方学习。我知道以后要不受人的气，这样的基础非打好不可，也正因为这种压力，插秧技术竟然进步神速。

罗罗和神二来看望我，应该说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大忙刚结束就来看我的新茅寮。我弄了一餐糊口的饭菜“招待”他们，其实那些菜都是从社员的自留地弄来的。倒是大家都开开心心边说边吃，一时忘了味道如何。我们约好过两天在广州见面。

五月五日 晴

在广州几天，和一班战友一起度过“51”劳动节，和在番禺的知青们交流生活经验，我感觉时间流逝最快的始终还是在广州。

今天上午和黄新德、赵燮彪一起坐车到了灵山公社上坭大队，下午又去榄核公社阿彪处。新德对我和嫣华的事最热心，要我关心自己的大事，阿彪也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于是我和新德出发到高沙大队探望黄嫣华和陈玉宇。

五月七日 晴

在灵山高沙大队十二队我们见到黄嫣华时，他正在开工，两条小辫子折起向上穿著一件合身的上衣，卷起裤脚，肩膀托着抽水机用的水管，一个典型的知青模样。当时我的感觉很特别，说实在我好象眼睛发亮，在农村里的她深深地吸引了我，至少我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玉宇在十一队，但和黄嫣华住在一起，有时我会觉得她们象一对姐妹。玉宇说话不多，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但我觉得她内心是平和的。他们请我们吃午饭后，当天下午我们又到了新沙大队许斌处，最后到灵山大队表哥（黎永棠）处。回想起这几天的探访，我觉得自己充实了许多，但是高沙之行却让我无法把心安定下来，耳边响起新德的话：“要开诚布公和她谈”，我为什么始终说不出一句亲近一点的话呢？虽然我们经常书信来往，但大家都没有提到感情的问题，更别说有一个“爱” 字，为什么我一点勇气都拿不出来呢，我觉得是害怕自己的失败心理在作祟。

五月十八日 多云

回到生产队已经十多天了，基本上是干些中耕除草的事。农闲时间，有机会和农民们谈天说地，年轻人都想到广州见见世面，有些老年的农民更说：“要是能够去一次省城死也就闭眼”我同情他们，也尽可能满足她们的愿望，以往每次我回广州家都几乎和几个农民一起，他们回来后讲得更起劲了，诸如汽车有辨和自来水等他们都觉得非常新奇，间中我亦帮助他们买水鞋、布料回来。原来这些在农村是最实用的东西，由于买水鞋得用广州的“工业品票”才能买到，家里也尽可能把这些票证留给我。

说到除草，其实是用“推耙”在禾苗与禾苗之空间里推行，把一种叫做“茜草”的小草推倒压在泥浆里，把田水放干后太阳一晒把它们焗死，不让它们生长抢去所施下的化肥，社员叫这工作为“撑茜”，我得记住这些在学校课本没有的名词，否则队长派工时我不知所为。在秧苗时不易分辨而现在却高人一等的“稗草”也是要拔除的杂草之一，这些工作没有什么技朮可言社员管称其为杂工。实际当天气晴朗时那种“上晒下蒸”真使我厌闷，施肥是按队长的指示，把“尿素”、“碳酸胺”之类的化学肥料撒在田间的禾苗中就可以，也没有什么特别技朮可言。

5月22 日 阴

 意外地陈灼说有二个“妇女”来找我，我感到迷惑，让我没想到的“妇女”原来是嫣华和玉宇。 我马上在想这不速之客来意如何？想着怎样招呼她们为得体，但一片茫然，引她们看了我“住居”，支唔着一些问话，说实在我有些话想直说而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玉宇借故走开像让我有机会对嫣华说些什么心里话，然而我们似乎都感受到一种沉闷的气芬。她见我沉默不语，好象也把话（或者是摊牌的话）收了起来，也许她感到不高兴提出要回去了，但我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内心话。她们离去了我才问自己，为什么喜欢人家又不坦诚布公的表示？然而另一个现实是，今天这样的环境存在着难以知觉的危机，明天会怎样无人能知。感情还得埋藏，将来再解释吧！

5月24日 雨

 我和罗罗到石碁又去了市桥，见过傻佬（杨忠党），他和何裕宣同因“5.30”事件被抓走，在监房被放了出来。其实他们虽是造反派头头却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虽有头脑，敢冲敢干但却无奈被监禁，可以想象他们都承受了不少的苦楚，平心而论什么“抓坏头头”、“一小撮”并不应指向才是初中的学生，为什么把他们当成阶级敌人而专政？这种枪打出头鸟的政策只好让他们成了替罪羊，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当前正在宣传苏修反华的罪行，也许受到某种压抑的影响，我们都把心境变成一种冲动，大有战士上战场一去不复返的“在战争中成长，在战争中死亡”，希望尽快上战场的感觉不约而同。

6月4日 多云

 在广州呆了几乎一个星期，也是下乡后回广州最长时间的一次。这段日子和战友们到流花湖公园和战友们家，几乎忘了自己是生产队的社员倒也快活。今天回到队里在整理“家务”时，我感觉到我的东西被人翻抄过，最明显的发现是有些信件不羽而飞，我向一些要好的社员了解但他们都声称没动过，也没见过谁来抄我的东西。然而到了晚上却解开了这个疑问，那个不久前从部队转业的陈耀居然直言不讳地对我讲他代表公社武装部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查找“武器”。也难怪，“5.30”事件包围我们学校的那个解放军团队里有不少是番禺人，其中在石碁的也有对我们的过去知道不少，文革武斗期间特别是事件发生后东方红曾拥有56式步枪和冲锋枪多支，而手榴弹和各式手枪也不少，虽说在后来主动上缴了，但也有遗失不知去向的，像在广州糖烟酒公司的夹墙里所收藏的冲锋枪就失去踪迹，它们被怀疑转到农村来了。或许是上头的旨意，我本来想与他合作，但见他那无礼的举止和语无伦次的威吓口吻一种抗拒心来了，不再回荅他的问题，拿来蔗刀说除了这个可作武器外，不知还有什么是武器了。最后他也无可奈何地叫我在记录稿上签字，这种交待式的签字和打手印，下乡前夕的“学习班”里早有无数次，何仿这一次？当然在毫不迟疑照办后心里很烦闷。

6月5日 晴

 钟炳耀来探望，我正往甘蔗地上泥浆，弄得一身泥泞，跳进河里冲洗一下，自然脸上身上还沾着泥浆痕迹，像一只落汤鸡似的回来。寒喧之余，我叫他不要在信中开玩笑地称我诸如“首长”“领导”之类，我告诉他那些大队干部在以同一口吻戏称我，因此我断定我有好些信都让他们拆看后再到我手中，这样的玩笑引发不少麻烦，知情的陈灼忠告我不要来信太多，这样对我没有好处，又难怪他的耽心，每次邮差来都会有我的三几封信，据说大队干部怀疑我在搞什么“革命中心”的非法组织呢！也许钟炳耀知道事关重大表示下不违例，说实在我倒不是十分介意他们的说法，但却不满他们的拆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又能说些什么？

下午公社又来了人，要我谈文革中的向题，一个下午不知他问题的实质，我也无所适从回荅一些真真假假的问题。这文革中发生的事情让我开始厌烦起来，我想当初我们这帮人积极带头报名去海南岛务农却让学校革委会硬是分配到离广州较近的番禺来，也许正是认为我们在文革中的问题还得留待下乡后调查解决，看来我还会有麻烦，起码最近会这样让我无法摆脱文化大命的阴影。

6月11日 多云

 昨天表哥和许斌来了，下午与他们一起去大刀沙找邓成兴，在他处过了一晚，因今天正好是生产队休息日，我和成兴去了黄阁下午才回来。

 这里还没有电，火水灯可不敢长点，得省下那火水钱，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开“夜工”。昨天开始队里开始拉电线准备装电灯，我可高兴以后可在晚上写点什么的。

 6月15日 晴

 几天的民兵训练甚为无趣。也好，能有时间陪同钟炳耀和何满森去成兴处，老二和我算是《东方红战报》中的知己，为人头脑冷静善思考，为了完全《东方红战史》曾努力工作月余，现在又在整理一份地图而实行徒步观察，他搞了个〈工作、学习、生活计划〉给我参考，我真佩服他的能耐与认真，也为抱怨自己被现实生活所累不能自拔而觉醒。我也打算学下他的努力求全的精神，把自己的前程来个五年计划，明确自己的方向，让这段时间到处乱跑、毫无目标的生活结束，同时也应该从朋友们身上学到不同的人生观和作风。

很快要到早造割禾的大忙了，据说夏收接着夏种（晚造插秧）是一年中最为辛苦的，我得有个心理准备，迎接新考验。

 6月24日 晴

 想不到今天几乎毁灭我住所之一切！傍晚，我还在田里劳动，突闻有社员大叫：“火烛”。令我非常吃惊的是火像是发生在我的茅寮附近，当我跑回时火已被在附近开工的梁九仔等人奋力扑灭，否则连附近的社员家也会化作灰烬。造成起火原因是那中午在灶里的“火屎”里带有没烧完的稻秆的热力引燃承装的竹鏒再漫燃那用甘蔗叶围成的茅厕，尔后烧着茅寮的边沿，幸好能扑救及时才没让刚建好的居所付之一炬，火屎是临居小孩陈金明出自好心帮我清理出来但未有倒掉。围观的社员七咀八舌有指责陈金明的，更多的是警告我：火是队里最危险的来不得半点大意。“死灰复燃”的成语故事发生在自己身边使我刻骨铭心。

 昨天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中心内容是评工分，虽然我已在前阶段很努力，但社员给于的评价也是公正的，也使我想起读书老师给作文评分。插秧大忙没能干好插秧工作无异于作文离了题虽精彩也是陶然，派秧工作原是那“半劳动”所干的，所谓之“半劳动”也即是那十四、五岁的少年人。而我也只能享受这种工的待遇—四级，连老弱都不如！但闲忙时的级数是二级总算有个安慰。又一个大忙就快到，相信自己一定会向前迈进，不要为自己的级数、工分而要为自己是一个青年人应成为生产队的一级劳动力而工作。

69年7月3日 多云

 大忙中竟有一个上午的休息，我有点奇怪但也正合我意，可能是感冒了浑身不舒服，可惜不能恢复过来下午就得开工，头昏眼花把自己的中指当成稻禾狠狠一鎌刀，鲜血一滴滴流在田上，知青永红给我包扎，放了些什么“磺胺晶结”的止住血。可怜这一刀现在没感到多痛，不知今后会有什么生活上的麻烦。

 大忙早上四点开工，傍晚六点回来，早造的收割不同去年的晚造割禾，由于要争取时间尽快完成，割禾时留下禾头要比晚造高得多，把割下的禾几手一小堆放好然后用稻草打成的“保”几堆禾捆成一把，然后用泥艇或禾枪搬运回地堂去晚上开工用电动脱粒机脱粒。许是为赶季节那谷粒据说才八成熟以往可麻烦多了，现在用了这种方法可尽快把稻田用牛力犁起翻转，让泥土盖住禾头，如时间太短稻根不腐烂晚造插秧就麻烦了。那绑禾也不是件容易干之活，一般都是年青姑娘的拿手活，她们能把割下的稻子绑得结实呈三角状以便装上小艇时又多又好，而用禾枪挑时也不至散下，周坤在给我示范，在生产队里农民劳动后的话题总是喜欢评头品足制造各类新闻，姑娘亲近你一些很快就有“她和某某…”之是非，而且越来越神乎，周坤可明花有主，社员也就无话可说，难得有姑娘为师我当然高兴去学，当然我那“作品”让队长只得借故支开我。来生产队不足一年，让社员说我和某某这样那样的事常有之我笑而无奈，他们那知道我心里早有的女友都还不敢说“爱”字，而在生产队我会对谁表示什么？

 7月13日 阵雨

 今年第一号台风影响了割禾进度，倒伏的禾只能一棵棵地割而不能像以往一割两棵，晚上在地堂打禾（电动脱粒）时，有社员惊叫压倒了那哗哗的脱粒机声，社员在起哄时也正好脱粒机由于一下“吃”得太多而卡住，何炳赶紧拉下了脱粒机电闸，我才听到有人在说是“过基侠”。在这里这些家伙是常客，“过基侠” 是否学名银环蛇我倒不清楚，一黑一白的细长身却也子让人生畏，谁都知道它剧毒的厉害。我初到生产队陈灼就说过这是除火之外要特别小心的， 因其常横在路基上名也名付其实，天气炎热的晚上要小心踩着它，曾有人因此而丧命。本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曾遇过几次并打死二条，其中之一还是在我的床底下呢足有一米长。但让我惊异的是这被打死的家伙在接近其肛门处竟有两只像老鼠脚的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它到底是长出来的蛇腿还是什么。这一次谁也不敢去要那蛇胆，担心这是怪物，还是队长看了一会叫一社员挖一坑埋了。迷信的各种说法使我感到这队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奇事发生。脱粒机吵闹声又响起我的头脑没安静下来，今天的亲眼所见，我是否今后画蛇也添足呢？

 7月24日 中雨、阴天

早造收割完成，但生活还是很紧张。插秧大忙前，间种在蔗地的花生要连根拔起收回到地堂，晚上再摘下花生，第二天用小艇把花生藤撒到稻田里，太长的还得用鎌刀割为二截。用东方红拖拉机翻转泥土压住作晚造基肥，来自大地回归大地。这功夫生产队长派工时总少不了我，我倒是很乐意听那拖拉机的轰隆声。

杨忠党之后何裕宣最后被释放出来。我们在烈士陵园前照集体相中间空着的位置他是其中之一，作为东方红的头目他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和大家的信服力，我们当然很高兴，但大忙期间不能亲身为他的新生活祝贺了。阿宣在304班是我尊重的同学，也许是他的正直、大方和对我的“乐善好施”，因他常请我到白鹤街吃冰、苏皮包，因而印像深刻。但在班中常感到他有莫明奇妙的懮郁与孤独，我曾唱那〈冰山上的雪莲〉给他听结果更甚，足球场上他却生龙活泼勇猛过人，我和成兴常为他做些洗衣服之事，真的很希望到见他。

 7月27日 晴、炎热

队长叫我学拉行，师傅是陈金友。拉行，是在平整好的稻田上用十几个木轮排列而成的拉行器印上轮迹，向后倒退用拉行器拉出的轮迹要求在田中要直纵横成方格，社员插秧时就按纵横交叉的地方插秧。这样方便日后的除草和符合秧苗之间的距离密度，从那里引入这方法我不知，因为在民田区插秧由于田小，大都用拉“疆绳”为界自己插出行来，有些则用“行坦”由一人用三点成一线之法每几步插秧为记，而拉行则来得更整齐，但据说也有坏处，由于放干田面之水，必须迅速插上秧苗否则不利禾苗生长。

今天要拉行的田，叫王字号。有一百一十五丈长三十丈宽，由陈金友在田间先拉一次做板，他可真有能耐拉出的行真是笔直，而当我沿印着边迹而拉越拉越弯曲，正所谓“差之毫厘，误之千里”最后当然是九曲十三弯，插秧时周坤却安慰说：“新手算唔错啦”，而周蓉则说：“弯弯曲曲大围谷”，我呢却暗自决心以后不能再让她们有闲话可说。

7月29日 大雨

 今年第三号台风昨天吹袭珠江口，气象台报告有八至十级大风和暴雨，果然与六三年在广州经过的那场台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感。记得当年我是从学校步行回家，由于渡轮停航而要经珠江大桥，扶着大桥护栏大有松手被吹下珠江之感，由于先前在石围塘附近目睹一中年男子被吹得站不住脚从马路左边到右边最后掉进路边的一个鱼塘里，当时我要不是抱住那路边之树可能也让那阵风吹下鱼塘…今次台风把我住的茅寮顶揭走，稻草乱飞忽记得课本杜甫之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何时突兀此屋…”此时此景变得贴切。

 高涨的水位令涌堤围不保，崩毁的十几丈堤围把潮水涌入把整个生产队变成汪洋，幸好社员们的住处地势较高没受损害。经社员努力奋战缺口终于堵住，而我亦把分配给知青搭建茅寮的杉木当桩用。陈灼说我太笨，但其实有好些社员都把自己的东西用在堵塞决口我有什么所谓？今天县里来了宣传慰向队却大力赞扬了这事，当然也提到我的名。其实还让大家都受损伤的是事实：鱼塘里的鱼跑了、甘蔗受严重损失、那堤围内的水几天都排不出去。

罗罗和叶斌来看我，不知为何我有点里沮丧。

8月8日 晴

 一连十天的插秧大忙，起早摸黑累得直不起腰，我还真佩服队里的社员好象若无其事。天还没亮就得去插秧，天亮之前我要努力把秧派好，才有时间学着社员的样子插秧，要尽快地插、尽量地插好而不需补秧。在下午天气较热，队长会按排大家去掘花生，有几天还按排大家乘有月色拔秧，第二天清早去插秧。我感到那两餐要煮的饭坐下来时更难受，正所谓的腰酸体累，而在大家面前“死顶”时却也会令人暂时忘记这一切。也许是平生最艰苦的日子，知青的苦难也许比社员要多，至少他们回来不用再煮食，因为他们大多有老少作后勤。我在警告自己必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理想和前程必须以饱满的精神面貌闯难关，今天才是刚开始，要学会各项农活勇挑重坦！

 好心的罗罗又来看望我并忠告我不要太搏命得注意身体，我很感激他。由于他在民田区没有什么大忙可言所以他常来安慰我，也谈了我与嫣华之事的个人见解。有时我觉得文革时言论中过多影响了他单纯的思想，也害了他在5.30时挨了解放军一记棍棒而脑振荡。

1969年8月21日 多云

刚又从广州回来，心情有些不愉快。

在人世上或了近二十年，从一个物质的小孩到踏上革命的道路，使共产主义在号召我想前进。我常想，自己是真正成熟起来了吗？显然还不成熟！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我常常停下来，为自己而感到叹息、后悔。叹息自己的无能，后悔自己对事物研究得太肤浅，同时也深感到自己的知识太少了。

为了对自己有个鞭策，作以下几点设想：

1. 进入农业“高中”，实行自修。
2. 对自己的思想、生活、行为进行一次解剖。
3. 加强对身体的锻炼。
4.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8月22日 晴

夏收夏种结束后，为了调养那疲累的身体，回广州近八天了。见到阿宣和廖国谈了许多，非常伤感随同各种痛苦流下的眼泪几乎冲崩那生命的防线。廖国的开导，迅速回复的自我使我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而呆在广州这样的精神更会产生危机，我明天就回生产队去。生活一定能冲淡自己失望和悲观，但必竟这是难受的一天，提笔总感沉重，不知自已该写些什么。

8月25日 晴

大队不知搞什么花样，竟然说在我们生产队的蔗林中发现“特务”。在阶级斗争时期这可是非常惊人的事，是国民党之类的破坏分子？社员人心惶惶，认为象过去的美蒋特反攻大陆一样来了一帮荷枪实弹的家伙。一时间社员们手拿禾枪、禾叉之类的武器，在民兵们指挥下心惊胆颤地包围了近百亩的甘蔗地，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带头搜索，开始我也吃了一惊，手无寸铁怎样对待敌人？但突然明白那一定是演习，特务除非从天掉下来的，他们不可能在附近其它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经过而无人知觉，我们生产队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战略中心，而且前几天才听同学说过他们在民兵训练演习之事，我带头冲进那蔗林折腾了一会终于证实那是演习。但也正因我的“胆色”“突出”，社员另眼相看，认为文革出来的红卫兵果然不同凡响，唉，可悲。

1969年8月27日 晴

直至今天，我还是认为，在自一生中所发生和所见所闻的事情还必须真确地记载下来，作为对自己前进中的历史、鞭策、检查的参考。而一个区别是不应把这些文字的记载作为“抬高”自己的面脂。

从广州回到生产队，心总算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回到自己的奋斗天地，慢慢地对广州的留恋抛弃。但是战友们的影子始终还连连出现在头脑之中。我想，要在世界上做一个真正的人是非常难的，就连活在地球上也不是容易的。在这里如果缺乏了对政治的关心、缺乏了对生活的兴趣和对自然界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做人的“手段”是很难生存的。物质对人身是重要，但精神比物质更为进一步。没有朝气勃勃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哪怕最甜的糖也没有感觉，甚或在农村是我感到只有用革命的精神去化物质才是生活之力量。归结一句话就是我的准则“政治上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以低水平为准则”。雷锋的画像会经常提醒和帮助我的。

现在有一种人，他们接过革命的口号塞进个人的私货高另一个极端。如用“工分挂帅”的帽子恐吓别人，使大家离开生产队，不安心于工作，走一个极端。这种做法是有害于战友们的。要知道如果只有精神力量而没有物质基础，革命就是空话，是不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何况在农村安心生产关系到能不能搞好与工农群众关系的问题。也关系到能不能立足农村和对革命事业厉害的百年大计的基础。没有这基础搞共产主义也就成了空洞的东西。就像一粒种子一样，不能发芽生根就谈不上什么开花、结果。劳动能使人百炼成钢，《人民日报》是社论<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说得好，劳动和生活是两个大关口，这明确地说明了劳动与生活的重要地位。九个月来的农村生活是我初步体会到这一点。但还必须加强学习体验。

8月22日中午的感情是真实的，现在想起来虽觉得兀突，但这一感情自己从来没有过，那天，我觉得离别的感情是导火线，而基础火药是“个体生活迫使番禺战友友谊破裂”……裕宣说得对“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天，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虽然他有自己的看法，但同样对我很有影响。

8月28日 晴

做了几天鸭司令。生产队把各家各户的小鸭仔集中起来，为散伙时分清鸭是谁家的，各户社员在自己的鸭脚膜和脚指上作上记号，把脚膜剪上一个丫型或二、三个丫型之类的。我们用地堂清理出来带杂物太多及颗粒不够饱满的谷粒作饲料撒在稻田里，成群的鸭为找食而在田中跑动，搞起泥浆把小杂草混在一起，几天不往田放水，泥浆干上使小草咥息死亡，利用这办法达到养鸭除草社员管叫它为“踏茜”，因稻田的草名日茜草。“嘎嘎嘎…雷…”我们在指挥鸭子到处残踏那些小草，它们可听话哩！晚上要点数再补喂一次食物要把它们围起防范老鼠和野猫之类的袭击，鸭棚边是队的鱼塘，有带着小鱼仔的凶恶生鱼也常常咬伤小鸭，我花费不少功夫也没能把生鱼抓获让它成我们的佳肴。按社员们说鸭要集中一段时间，到禾苗快抽穗扬花时结束，社员到时领回的时候已是成年鸭子，大家乐得不费工夫和饲料,生产队也得益，不过从送到队集中时我发现他们都希望自己的鸭是最大只的。

今天下午阿宣和小龙来了，于是我向队长告假和他们一起回广州，刚平复的心又开始波动了。

1969年9月2日 多云、雨

和市桥知青谈话，觉得自己与人接触的本领很差，这明显反映自己“交际”的知识非常不足，这将要我下很多功夫去学习。

准备一个“冬季旅行”。

安排时间既要注意政治学习，又要注意生活劳动的精神面貌。5点起床或更早些，晚8:30或9:00休息。

1969年9月5日 晴、炎热转乌云密布、起风

《国际歌》声中，不幸中国人民亲密的战友、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与9月3日9时47分因病与我们永别了。“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的忠诚，让我们向胡主席致于沉痛的悼念！

胡主席的是实施对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大损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优秀人物和千万团结成像一个人的人们才能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胡主席的逝世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重大损失，他与我们的永别使我联想到许多问题。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刘少奇的黑司令部，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刻，我还记得这次革命的目的，而最终目的现在成为这个伟大的胜利，这岂不让人深省吗？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明白很多的道理，不论是中国还是法国、苏联历史都给了我们极好的东西。经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红卫兵无限忠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无险重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世界革命无比关心，对中国永葆红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事业愿将自己的一次献出来。胡主席的逝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损失，他忠于实行国际主义，多次来中国，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越南反美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胡主席的逝世给世界人民反美斗争带来重大损失。

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鲜血和生命殉我们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69年9月6日 晴

人生为了什么？

为生存而斗争，贡献于社会。

理论上说来，无产阶级被迫到陷入死亡的边缘，于是起来造反，坚决为自己彻身利益，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就像细胞在人体，要向社会索取生活的养料，这种养料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养料，也要贡献与社会（这种贡献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有目的的，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需要与危害社会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敌人细菌、病毒搏斗。

人在社会中，必然有诞生有死亡，有发展也有限制，有缓和也有悲离，有索取也有贡献。

终归一点：人生就是为人类利益服务。

这样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吗？我想应该是正确的人生观。

而实际的生活中，现实往往与观点相差很远。正确的观点还有待于在于错误搏斗中的实际生活来证实，因而我觉得一个正确事情的出现，是由千百个正确和错误的实践聚合而得。

为共产主义而战斗，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这是一个观点，然而要使自己实现这个正确的理想，而不是空洞的口号，是需要多少在农村中的劳动与生活聚合而成。可恶的是，帝、修、反还存在于人类，影响这个观点的实现，然而斗争就是幸福，与帝、修、反斗，其乐无穷，现在应该如何做？我觉得这里需要做不少正确的事情与错误的事情才能做好。我想战争是一个难题，如何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就要在战争这个问题上考虑很多，应为战争是必不可免的东西，看来打仗不会是很久的事。我想要贡献于人类现在就必然地要向生活所趋知识，不管当前认识如何，都要认识一旦战争，本来认为无用的知识也许会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起码在战争前我应该这样想。8月21日决定很好，而必须提高的就是加强身体的锻炼，以前自己很不重视，战友们经常告诫我，给我很多警告，关心着我的情况，使我很受感动，今天，我也开始认识这种劝告对我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在不需要为自己做什么长远打算，而是要实际点！！

战争必然地要破环人类的利益，因而不要为自己生活作长远的打算，而是要实际点将是对自己有利的，但也有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过生活关与劳动关？正反的东西都应懂得，好的坏的都要有所认识，正确地与错误的都要研究。

不要总以为自己现在是无所作为，而用这种观点去观看未来，“作为”不是一天一月能体现出来的，往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日子才能体现出来。只要有了正确的人生目的，自己怎样生活在农村，干出好事与错事都将成为在农村的“作为”！

“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再过些时候自己必然会看得更清楚些。

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关于人类的事物，我都要知道。”

9月7日 晴

大队知青会上午由队书记梁九仔和公社来的什么官主持召开。一翻高谈阔论，要解决大家存在的思想问题，然后要大家发言。当然广州知青都不作声，倒是市桥知青涌跃，他们大都是高中生基本互相认识的，自然是他们的世界。然后选上县开会的代表，我才不在乎谁去作代表，知青开会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大家都没谈政治上的见解而说些评级、工分、被分配的工作和生活等，从中我才发现象我这样百分百与社员同劳动的竟然很少，市桥知青甚至在大队部工作，其它像教师之类也有数人，但我不羡慕这些较轻松的工作。

1969年9月9日 晴

今年早造我们生产队减产了，据说这是建队以来第一次减产。因素来自：1.寒流影响冻死了秧苗。2.来自虫害。3.管理工作做得不好（据检查这是因为旱田做得不够）。这个减产造成各方面的困难：1.公、余粮未缴齐。2.社员生活来源受严重影响，100%要借贷款。3.口粮不足。4.对晚造的生产带来了经济影响。同时也造成了社员对生产的积极性不高涨。的确今年的水稻太差了，但为什么有些生产队不但不减产，反而增产，为什么我们的水稻亩产才200-400斤谷子？

由于早造收成的影响，晚造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早造的功夫，据社员说是最辛苦的一年了。的确，起早摸黑，工作任务中，反而减产。但生产队队长的信心很强，社员们都来决心夺取晚稻的丰收。

事实上看来，现在晚造也不妙，虽然稗草不多，但是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禾公”。严重影响了禾苗生长，另外化肥也不足，队长提出“以谷换谷”的方案：就是社员们尽量把口粮节省下来，然后集中起来换化肥，夺取晚造丰收的来更多的谷子。

昨天整个公社28个大队进行禾田评比，结果我们红星大队和红卫大队、永红大队等分别是四个片区的落后大队。我们这个片区包括海滂大队、红星大队、前锋大队、向前大队、向东大队五个大沙田区。而我们生产队又是红星大队禾苗生长最差的生产队，看别人禾苗以生长到二尺高，绿油油的一片茂盛，而我们？据分析是由于肥料不足、社员干劲不足、禾公太多、管理不好造成的。禾苗生长过程中要注意几个环节：早插、管理、肥料、虫害等，而管理工作中的“浅”（插秧后放浅水）、“露”、“晒”、旱(旱田)。而我们的水稻田是水太多了，旱田做得不够，总怕旱死了禾苗，有的甚至不肯旱田，结果禾苗也最差。据说有一年天旱，却收成最好！我想历史的经验应该注意，对科学实验种田我们这里是太差了，比如为什么今年会出现大量的“禾公”就一直没有去找出原因。生产队今天专门为这件事开了一个下午的会议，还下决心要夺取晚造丰收，起码要有550斤亩产才能弥补早造的损失，目前生产队已欠下4306元的债务，连买化肥的钱也没有，还要买紫云英的种子，于是准备把老水牛卖掉。计划搞其他农作物的基地，因为去年甘蔗的严重减产造成今年没有奖励化肥，肥料的短缺更造成众多困难。我们生产队的甘蔗虽然比不上其他大队，但在我们大队还是数一数二的，甘蔗今年是亩产万斤，而去年亩产则是区区的三千斤，这也由于太多的水浸造成的，今天吸取教训下决心还得要亩产万斤以上。40多亩的甘蔗田还有很多功夫没有做好，生产队长要求我们认真下定决心，实干加苦干完成生产任务，晚会早造损失，我们生产队一定要向先进看齐，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总结经验，学习先进经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

1969年9月14日 晴

今天傍晚隔离小孩拿了一封信给我，一看信封就知道是罗罗的。很久没有收到战友们的来信，有机会看到战友的手迹，当然是高兴。来信也使我深思一些问题，但由于头脑发生问题，神志不清，未能真正理解内容，且把这事记在日程中，另附来小龙的信也记下，因为还要交还给罗罗。

\* ……有人说，世界上，人人都是骗子，是成立的，又有有人说，既然这样，也就无所谓有被骗子。老实人了，我这样回答，人人都是骗子，同时又是被骗子，连老实人也逃不过去的。我不是“老实”吗？不会滑头，但我也要骗，不管是自觉不自觉。

\* 以前，我对于搞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什么成绩，主要是搞了一下武斗，但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要打倒走资派，搞上层建筑的斗、批、改，另一方面，要我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从中培养接班人，我至少响应了主席的号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受了锻炼的，可是落得这样的下场，不可理解，产生了怀疑，最后连自己也不敢想下去，现在我慢慢明白了，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搞两面三刀，这些人就是这样，利用一些没头脑的人，以为这是中央搞的。这些人会形成一股力量，敌人就利用这一股力量进行多圈。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后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一点吧？反正，水平太低，自己也讲不清楚，大概意思是如此吧，这些人，对下，就是“整”，对上，就是吹捧，搞极端……

\* 其中说到了东方红的分化问题，我也是这样认为，分化是必然的，这不是突然发生的，是长期以来已形成的了，但为什么会在男女关系之上爆发出来呢？有矛盾才会有分化，有矛盾必有斗争！东方红中的矛盾是什么呢？其斗争又有什么表现呢？其发展规律是怎样呢？

\* （1）对公社现在的情况看法如何？（2）对战友们如何看法？ （3）对最近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的看法 （4）你以后打算怎样？（5）女同学有没有看出这些分化，她们的态度如何？

……新德想得比我们多啊！

小龙之信

每次返穗的心情总是很沉重，看见了好好的一个战斗组织——东方红出现不可制止的分裂，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是我还是同意新德的分析，东方红分化必不可免的，只有大分化才是出路，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虽然我不想看到东方红从此就消失在历史舞台，但我却高兴地看到真正的吐故，没有革命的理想，丧失革命斗志的人，将从历史前进的列车所抛弃，而反之剩下的则是真正的革命者，无数的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东方红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群众组织，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的一种手段，在今天，这种方式已不能再成为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后，自发的群众组织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分化是辩证的，在东方红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找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永恒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将成为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你说是吗？

……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谁是好人，谁是同路人，不是很清楚了吗？以后，我也不希望和那些人在一块了……一不妨碍生产为前提，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学习少，但能够开始学习，一块讨论各种问题，8.28.命令的公布，这说明了目前情况的危急，另外，胡志明之死，总理的访问越南，并将与柯西金会面，这不仅决定河内之倾向，也是中苏政府首脑的谈判，我估计，这是一个关键的关键。面对这种紧急的关头，难道我们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另外，我想，战争一爆发，番禺一定是难以发挥作用，想来死多过活的话，如果是这样，只好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为祖国和世界人民胜利铺一条康庄大道！不管怎样艰难困苦，只要还活着，我们就一定永远战斗……

 问题有这么许多，她们只论述有一定的道理。我知道，这些问题不单是罗罗、小龙的疑问，同时也是有头脑之东方红人所产生的问题，我也有这么的思想疑问，“英雄略见相同”，我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这些讨论给我带来了很好的材料，我理论上也许能做回答，但是还不是真正实践中能体会到的，我的回答不能给他们什么帮助，而只会助长盲目，这对自己对人都没有好处。理论上的东西如不和实践相结合那将是成为空洞的指示，那只能是一种虚浮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这种人不是老实人，现在我的口号是要实际点，因而我对于东方红的态度就是一旁观的态度出现，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知识，万不可以夸夸其谈，这就是我所要求尽力纠正过去缺点的一个问题。

简单地说明一下问题来回答战友，对自己的计划不应该在向他们谈过多，我的计划并不会对他们起好的作用。

1969年9月20日 晴

从小龙的来信中我联想起一个问题。以前我也曾经觉得对战友们并不甚了解，为什么呢，理由就是对战友的革命志向、生活的目的这些问题很少接触到，对于共产主义大志和在广阔天地里成长的远见等人生观、世界观不甚了解，常常对他们作了错误的设想、估价，常常错误地对待了他们。我所了解战友们的大致是些他们的为人、性格、心理和一些表层的东西，怎样全面地看待一个人呢，成了自己思考的中心。我的记忆力不好，造成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有极大的困难，只能用笔来记录一些问题作为参考。

自知很多弱点，也曾无信心克服，但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要不断努力克服弱点。有些东西，理论上还不懂但在实践中已体验过，这比较容易明白，有些则相反，理论上不懂，实践中怎样做真成问题。如“生为共产主义而生”可怎样“为共产主义而生”却另人糊涂。事物复杂的很那。

《关于总结经验教训》社论中说；“只是当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深刻地触及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有了切身的经验或教训时，才对毛主席的指示和预见有进一步的理解”是的，许多东西，只有对他有所接触、体会，甚至狠狠地刺痛了自己才深切地体会到真理，对问题有了真正的看法，和“触景生情”的心理相似。

我想写的文革总结现在不能继续正是因为许多没有切身的体会，也由于对战友的行为不太了解，我怎么能写别人的体会呢？写也就是在欺骗人的，将来不能作为历史的记录。

“历史要大家才能写好”，每个人都动笔写历史又不现实，或者那需要少数人的体验、观察、分析、了解，然后总结，才能代表东方红战友的语言和事实。才是真正的东方红人所珍惜的东西。

小龙的信和罗罗的信让我这样的结论。

9月20日

农科所学习记录。

冬瓜 畦尺余高，6—7尺坑，株距1.5x3。水每天1-2次，有机肥为基础，必施每月追速肥3-4次，结瓜后重追肥。药：鱼藤精、石灰、硫磺合剂，注意摘除病瓜。

黄瓜 五尺畦，单行，株距6—7寸，以圆穴种植，穴距2—3尺，每穴4—5株。要基肥足，苗须氮肥较多，以后增磷肥，5—6天追肥一次，收果两次追一次肥。防病虫与冬瓜同。

南瓜 深耕，6尺畦单行，株距2—4尺，相邻两株应错开。直播或移植。6—7片真叶，应摘主蔓心，侧蔓结第二个瓜后，应摘侧蔓顶芽，在结瓜前一节以泥压蔓。须大量水分，基肥为主，追肥2—3次。用烟骨水毒杀虫害，石灰草水在撒叶上也有效。

芋头 深耕，高畦2—2.5x1.5—2尺，穴播复土三寸。追肥前应中耕、除草、培土，前后期须水少，中期较多，大量基肥，钾肥特多，氮肥次之。5—6寸可追人粪尿，最后约半月后再施一次，以后隔月余施1—2次。用烟骨水毒杀或捕捉害虫，六、七月可喷波尔多液

常用农药

0.5%六六粉 淡黄色粉末，不溶于水。防蚜虫、菜青虫、螟虫等。直喷粉，亩量3——4斤。有气味，不要在瓜类和将收获的蔬菜上使用。

6%可溶性六六粉 淡黄粉末，溶于水，1斤粉加水200斤喷洒，注意事项与用途和0.5%六六粉一样。

25%二二三乳剂 透明浓厚之液体。加水后成乳白色，防菜青虫、棉红铃虫等多种。1斤加水200—250斤喷洒。大豆、瓜类不能使用，果树开花也不能用。

一六○五 棕色或深绿色液体，大蒜气味，剧毒。防治棉蚜虫、红蜘蛛、螟虫等，1斤加水4千—5千斤。喷洒，蔬菜和果树结果不能用，不能室内喷洒苍蝇、蚊子。

一○五九 黄色或棕色液体，有酸臭味，剧毒。对付棉蚜虫、红蜘蛛等，1斤加水2千斤喷洒，注意项目和一六○五同。

敌百虫 白色颗粒，溶于水，也有50%液体，防多种害虫。1斤50%的药加水800—1000斤，不能与碱、肥皂等混用。

波尔多液 用硫酸铜调石灰水配成。防油菜菌核病、白锈病及蔬菜、果菜各种病害。一般用1斤硫酸铜和1斤生石灰加水200斤制成喷射，立即使用，不能用金属器皿盛药。

1969年9月21日 多云

正当什么事也不想干在生硬地唱歌时，接两封来信，一封是家写来的，一封是战友的信。当然比哼歌更高兴，乐多了。

嫣华的来信提的问题很尖锐，应该感谢战友们能向自我剖析的来信，要是每个东方红战友都如此多好。

“离开了这个战场（文革），又来到了农村。踏入了社会，可以说，才是真正体会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才真正体会到我们过去在学校简直是生活在‘真空’里，许多东西确是无知的”这几乎是我接触的战友共同的认识。这也是到农村的意义吧？但我们不能埋怨过去的幼稚可笑，从婴儿到成人要有经过很多的正反的历程。即使今天成了社会地位高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后悔婴孩时在地上爬行和吮指头？只有认识过去，总结过去，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才是要走的路。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物，接触到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实给我种种的影响和压力，然而给我最大影响和压力的则是家庭和农村的阶级斗争。”无数不知所谓的东西已令我痛苦，错综复杂的头脑更构成思想的波动，也正是自己的“冷热病”所在。

“是埋头苦干为今后个人两餐安乐饭而奋斗？还是为世界广大劳苦大众解放而奋斗呢？个人和家庭的得失放在什么位置呢？这些，我不是没有斗争的，可以说整整半年多的农村生活，我都在为这些问题而苦苦头痛，作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关于这些留待以后在研究。

“造反都是无理的，搞来搞去最后都是搞到你自己，忠忠直直又如何？终究要乞食！”她好象在向我宣传小资产阶级革命论调。

“以国家、世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至于那些个人是私事，那不是我应该考虑的，只有向前走，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她又好象奥斯特洛夫斯基论牛虻，到底怎么啦？个人的私事是否指我们的关系呢？

这里再摘录下一段像罗罗和老二的话“而对那许多的复杂事物缺乏分析的头难，有时觉得复杂社会很有趣，觉得这是自己探索社会，向社会学习的好机会，有时又觉得很乱，很心烦，不知如何去对待，往往容易使自己陷于盲目性，处于苦恼中，真后悔自己过去不好好学习，致使今天头脑简单，经常碰壁，进入社会，才深深地体会到学习是多么重要啊！只有在这之后，我才真正时常用列宁的话‘学习、学习在学习’来勉励自己，开始真正认真地对待学习。正如斯大林所说‘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她的话实际也代表了我应深入研究的中心问题和要努力的方向。

她提的问题“1.社会的下层是指那些，为什么叫社会下层，而不是上层？2.本质与性质的区别如何？3.什么叫辨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区别如何？”我不知她为何这样问？是要认识定义还是要解释某些问题，有时间还真要和她认真说说

9月23日 晴

大队开社员大会，主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大说一顿目前的形势大好和帝、修、反叫嚷着战争，老蒋准备反攻大陆，和美国妄图发动原子战争。国庆口号是作好战备，讲形势非常严重，老美会重新对越南发动更大的战争，要我们作战备训练，从文革出来的我们磨拳擦掌，打就打吧越快越好。

1969年9月24日 晴

看起来，要懂得更多的哲学，还须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光焰无际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要回答战友提的问题应该在两篇文章中找答案，带着解决当前思想和问题，我专心研究这两篇文章。

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既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和相互影响着”。

列宁说：“为了理解，必须在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高到一般。”

1969年9月26日 晴

办了两天多的学习班，收获还是好的。大队会上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联系到公与私的问题。

大会提出的是：有人偷了大队医疗站的闹钟，大队的木版、杉木，学校里连连的失窃和生产队偷吃甘蔗等问题。斗争的激烈表现：每个生产队基本都有几个小团体，相互保护或攻击。轮不到知青作声，回想自己的偷吃甘蔗和对生产队工作有些马虎，也是批判的内容，虽然是跟着贫下中农干的，但要明白自己给人的印象是参加武斗的家伙，过去有很大的错误而下乡的。我表白自己向雷锋、王杰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向贫下中农学习。内心里作好走贫下中农的道路，不要出头露面，更不要去“攀官”。自己的所谓优点本来就没有在大队干部面前表现出来。由于不出人头地大队干部也不太清楚我这个22中知青，也不安排我在大队做事。

10月1日 阴、转冷

今天国庆队里休息。陈灼在清塘，也就是把浅了的鱼塘锹深，淤泥散到自留地去，我当然也得参加倒也觉得轻松愉快。罗罗来了交谈讨论兴趣之问题结果当然精疲力倦没睡好，简单几字的日记后强迫自已去睡觉。

1969年10月5日 晴

回黄嫣华问题。

人为生存于是进行生产活动，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形成社会。这个与人们发生关系的自然界和社会就是我们常说的客观世界，人类是能够从事劳动生活进行思维的高等动物，因此就不单是受客观世界的支配，而还能反过来积极影响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要产生对客观世界的一定看法和见解。哲学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总看法，也是世界观。

主席说，哲学就是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社会对客观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哲学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认为世界是物资的而不是精神的，不以人物的意识而存在的，认为意识只是物质在人们头脑的反映，也就是说对世界看法是唯物的，而认识世界有各种方法方式。马克思主义识认世界的方法是辩证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所谓辩证就是对立的统一，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发展的，相互相成的，可以互相转化的。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是：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不可避免的伴随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2.政治经济学。 3.科学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运用辩证方法唯物地研究人类历史社会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物的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研究的是人类社会，而不包括自然界，它和唯物辩证法的区别就在这里。它们是相互相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什么是本质、性质

事物本来的面目称为这事物的实质，它具有决定这事物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质。既有本质存在也就有非本质存在，一件事物可能有许多现象，其中有决定意义的，也有非决定意义的，本质就存在于它的各种现象之中。

性质呢？事物具有的特性，也就是说事物有千差万别，就是由于它们都具有特殊的本质。性质是事物的表现形式，它与本质有密切的联系。

1969年10月6日 晴

火旗飞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的新一代正充满对革命必胜的豪情，斗志昂扬地准备迎接下乡一周年的到来。

“而今迈步从头越”东方红人不愿使自己的青春虚度，今天充满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光荣的。

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它却是经常不断地起作用的，而在我们的遗骸上，将会洒下崇高人们的热情眼泪”，用我们的双手驳斥小资论调吧。

10月8日 晴

 为住处扫除一下可恼的蜘蛛网，它在茅寮无处不在，更可恨的是连接住处的厨房，火灰沾在网上一串串黑乎乎的。虽队休息但这工夫也就让我花了整个上午，生产队长已排工为我建一间小厨房与住处分隔，以后大概可以干凈些，至少不会让火烟把蚊帐变成黑色，今晚会睡得好些吧。

 明天大队要我们到市桥参观“番禺阶级斗争展览馆”。

1969年10月9日 晴

从战友们的来信之中，很高兴看到新思潮和不同的观点。

嫣华来信说：“在农村的这段时间，我们深感，从学校到农村，从学生当农民，着的确是巨大的变化，自从走向社会后，使我们看透了很多现实，看到社会上的一切东西是复杂的，对我们今后的前程，在广阔天地里的作为，我们正在实践和体现中，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这个我们是打定主义的，但到底应该怎样去做呢？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现实呢？未有固定的想法，思想是很波动的，经常犯冷热病……但现实不允许我们脱离实际，在劳动中，经常都流露出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彻底性……发现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很差，跟不上形势，必须善于加强学习，不但从书本上学，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中学……”

我们在学校里读的书不多，但起码的识字和理解能力机会。朋友早就感受到自己读书不多的遗憾。的确高中生比我们的理论好，头脑比我们初三的人灵活多。老八的女生就由于他们年纪和年级的小和底，让我觉得不成熟。当然自己还不是一样吗？如果我读到高中对于当前学理论会有更大的帮助。时代安排了我这样，灰心和叹气没有用。自行上“农业高中”最现实。

好吧，原共同道路上前进的同志，相互帮助共同前进。

1969年10月15日 晴天

晚上和几位老贫农聊天。谈国家大事，联想到人的思想问题，我很有感触。林柱话起他的苦对比今天的生活说：“虽然今天穷，但是穷人有穷人的志气，互相帮助，今天无论如何比过去的苦已经飞跃了一大步。所以我们不能‘私字’当头，害了革命。”生产队长也谈自己当干部不容易。我同情他当干部的心情，吃苦多别人看不见，有缺点却给人挑。他说“这个队长看起来闲但心闲不了。开工拖拉，工作劲头不大，社员越来越‘精’，消极、不听指挥。”还说他不想再当队长了。我曾对队长有过的意见这时好象都消了，心中有点不安。决意今后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工作。

1969年10月17日 多云

今天，大队要我填公社下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代会表格。真惭愧，有什么领受这个名义？虽在这里近一年。思想有了飞跃，和贫下中农相比差得很远，奈何一定要“交卷”只好填写。

千万记住“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伟大真理。

1969年10月18日 雨

纪念光辉日子“一○.一八”

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红卫兵三周年的光辉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幸福的日子：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零三分，我们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及各中央首长分乘5部汽车到我们中间来了，我们是何等的激动啊，跳啊激动的无法形容，毛主席严肃慈祥的面容深深记忆在我脑子里，看到毛主席白法苍苍还那么威严的英姿，我热血沸腾，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手挥《毛主席语录》本，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

一○.一八，从光荣幸福地见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起，这个日子时刻化成了我前进的力量，就是从这一天起，我们的红卫兵一○.一八战斗队的前身就诞生在毛主席身边，面对天安门，我们四人（钟柄耀、金石麟、杨炽棉）就以这个日子起名，十.一八战斗组成立了，带着毛主席接见后的力量，我们精神饱满战斗在北京城，串联——学习北京革命师生的经验，从北京城到广州的航空线上带着这喜讯传到家里，让这巨大的鼓舞和温暖也给家里的兄妹父母们分享吧！

一○.一八，从这一天起，我恍惚觉得自己开始了真正的战斗，毛主席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带着您老人家对红卫兵对革命青少年的无限关怀和寄托在红卫兵身上的重任，从一九六六年一○.一八——一九六七年一○.一八，我们走过了光辉的道路，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的光辉名字从十.一八战斗组加入更健全的组织——东方红革联，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向刘少奇及其一伙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开炮，向一切旧世界开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一○.一八，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子，阶级斗争大风大浪把真假革命的人开始分隔开了。记得那一天我和钟柄耀共同纪念了这个节日。一○.一八人如今剩下志同道合的钟柄耀、邓成兴等几位战友，从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到东方红革联完成历史使命的二年中，毛主席永远鼓舞着我向前闯。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难忘的一○.一八啊！今天又来到了，凝望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的照片，拿起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语录本——跟随我战斗了三年的语录本，看着当年在接见后写在语录本上的字迹，我的心那能不似大海的汹涌澎湃！我们万分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快一年了。要是战友们在身边一定共同缅怀过去，一定还记着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好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愿一○.一八战友们永远前进！

愿东方红革联的战友永记毛主席的光辉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

10月20日 晴

学习马克思《论青年选择职业》摘录

大自然本身给动物确定了它应该尊循的活动范围，它静静地充实这个范围。不打算越出这个范围，甚至决不怀疑有另一个范围的存在。神也给人指出了共同的目标，这就是要整个人类和自己高尚起来，但神叫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使人在社会中选择他满意的观点，通过这种观点，他可以最好的提高自己并是社会进步。

但是，一个人突然爱上某种职业，并不仅是由于虚荣心的缘故，恰恰相反，我们自己用幻想使职业美化起来，这种幻想使职业变成人生所能够得到的无上幸福。我们并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轻重和它使我们承担的伟大义务，我们只是从远处来观察它，而遥远的距离是会使人发生错觉的。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理智，因为它没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观察作基础。我们可能为感情所惑，由于幻想过多而误入迷途。但是，我们的眼光应该瞩望何方呢？当我们丧失理智的时候，又有什么人来挽救我们呢？

我们的心在启示我们说，能够挽救我们的就是父母，因为他们已经久经沧桑，他们对人世辛酸已经有了深深的体验。如果我们通过冷静的研究，衡量了它的全部轻重，了解到它的一切困难之后，我们仍然对它恋恋不舍，我们仍然想要爱这种职业，认为自己适合它，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选择它，到那时候，我们才不致受兴趣的欺骗，才不致因为匆忙而误入迷途。

但是，我们往往不能选定自己觉得合适的职业，因为在我们对社会开始发生影响之前，我们的社会地位老早就已经大体确定了。

我们的大自然常常与此相反，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轻视它的权威。

在性质职业时，我们应当以人类的福利和个人的理想为主要指针。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两种利益之间可能发生对立性的冲突，不应当认为，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利益，因为人生来就是这样安排的！他只有为了社会进步和同时代人的福利而努力，才能够使自己完善起来。

假如他只是为自己而劳动，当然，他可能变成著名的学者、大哲学家或者是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尽善尽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认为那些专为公共谋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宗教也教导我们说，大家努力实现的理想是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能否认这一类的箴言呢？

如果我们选择一种能够对人类作最大贡献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牺牲，到那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将不是微小的、可怜的自私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它却是经常不断地起作用的，而在我们的遗骸上，将会洒上崇高人们的热情眼泪。

1969年10月22日 晴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的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两年的文革，使我认识了许多战友，今天，真正的战友已开始成为我前进中的一个动力。但应该遗憾的直至今天没有一个真正的女战友。由于自己的错误思想指导，自己没有和女同志们接触。阮绮娟、苏卫红、罗洁萍等老八战友我是接触比较多的，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各种优秀的品格永远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她们真的太小，对于政治哲学研究缺乏水平。她们和我有一种隔膜——她们小看自己。现在她们已隔山隔水互不了解，有点像陌生人了。李炳林过去接触虽然不多，但她那种敢想敢说和善于学习的精神，我很敬佩。特别近来加强了交流思想和生活经验，我得引以为真战友但我并不了解她的过去。同时她也有些理论脱离实际和容易感情用事的弱点，如果大家能在思想交流方面坦率那将是我的一种幸运。黄嫣华，我第一个印象是在武斗期间的广铁南站，当时老八和老巍分裂成两派，老巍的“办公室”只有她在抄大字报。过了几天当我又到那地方又见到她和虚肥（孔永强）等。我来这里是找人抄一份大字报，这次我第一次交往。她给我印象是热心于文化大革命，有老八风格。大武斗后回校后我说服她和陈玉宇参加了老八，过去是“红旗飘飘”成员的她比较积极肯干，从此对她们多了几分了解。新老八给我的印象很好，2.14离开学校进入中大，中大回校到“6.1”事迹黄嫣华的印象开始深刻了，我觉得她有干劲、热心和善良。但也看到她非常幼稚和单纯并且感情脆弱。由于当时的男女保守，直至乡下前夕我也没有和她真正交谈、交流思想。在战友们的鼓动下，我写了一封信制造谎言给她一个心理攻击，叫黄新德转交给她。一个月后收到她写来带着委屈的一封信，我还自觉的聪明，还为她的单纯容易受骗沾沾自喜。新德说她看了信后哭了，我才知道闹大了。几封书信来往后，我们也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新德和阿彪罗罗听后开始都说我狡猾、狠毒，到后来却又取笑和理解我的做法。原来交一个要好的女朋友那么难，当风言风语出现后，我开始畏缩和沉默，由于农村生活环境影响，我停止了自己做法，专一从事生产劳动。

哥哥来信，要我多接触好人，要有自己的知心的男女朋友，有朋友的帮助才能更好地生活和学习，才能为革命做好工作。对于今天给你印象不好的战友也要细心分析了解，说不定他们才是我的真正朋友。

仔细想了许久，觉得也有道理。李慧儿等人就在我的印象中不好，我想当真自己只是看到她们的表面。今后要认真分析每个人，团结起来，为共产主义的明天努力。

1969年10月23日 晴

我又开始糊涂了，思想在急转弯。

从踏进22中，我就希望向上，能干些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后来慢慢明白不能轻浮，要脚踏实地。从那时候起我总是少做声，多做事，总以英雄为榜样，严格要求思想上进。这样也严重害了自己，在社会经验更少，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不好。10.18战斗队开始已经考验我了，毕竟自己没有领导才能，原则性不强、胆小怕事，加之对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条路线斗争认识浅薄，也导致10.18战斗队走向没落。开始怀疑红卫兵组织的作用，省革联夺权以后的斗争传到我校，在阿彪、忠党和钟柄的影响下，开始懂得革命斗争是为了夺权。加入省革联派却又被压得难以抬头，那时是第一次经受围攻、漫骂、打击、压力，种种事实教育了我。

加入东方红后，我开始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在不出风头上我是做好了，但也和大家脱离了许多。待人接物始终是我最弱的一项。自2.14之前我在身子方面感觉是好的，想问题头脑也觉得灵活和清醒。现在也不知是否长期劳累和生活之不正常，明显觉得记忆力和头脑糊涂凌乱。有时碰上难题自己想不通，就心里难过只想哭，我很希望有人来安慰和帮助自己。可惜我在东方红的知己不多，他们又不能在自己的身边。现在多么期望战友的聚会，向大家请教对人对事的经验和方法。我知道自己要走的政治道路快完了，我希望寄托在那些有头脑的战友身上，而我很希望自己能走上战场，在那里冲锋陷阵不须考虑什么，或生或死听天由命。

1969年10月27日 晴

生活在捉弄我，思想走向混乱的大海。

这两天开会，不能集中精神，无心“积代会”代表的发言，好象有个幽灵在身边盘转。前程、革命、理想、生活、爱情实在让人乱极。忽地想到上次在广州，廖国的母亲病逝使我也很难过，自己也实在不懂怎样可以为战友做些什么事。又想到自己回家时母亲和兄妹对我的担心……应该整顿一下自己了，生活的杂乱无章，彻底驱逐可恨的空虚烦恼，摆脱那倒霉的事之干扰。24日晚在广州和阿宣、廖国之谈也时隐时现，想来那天自己头脑也过于乱，无法控制自己感情上的冲动。也想到交朋友的事，我要打破自己那无谓的“面子”，将敌友的界限分清，让别人去说和去骂吧，总比闷在心里好受。

1969年10月29日 晴

昨天，知青积代会结束，听公社革委会主任阮光镜同志讲话。他说“战争无可非议地要爆发，知青上山下乡和战备有着密切关系”。他说知青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团结，闹资产阶级派性。

这是事实，派性想躲也躲不过，自己何尝不是这样。看和在校同班同学虽在附近却不和他们来往，我们大队也有同学知青也不肯和他们说上一句话就是例子。大敌当前我们真的要团结起来。

兆备来信提到关于“学习小组”问题，我并不反对办这学习班，但觉得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否则难以成功办好。我觉得战友有些过“左”的思想，我应以革命的原则加以反对，不能总象过去为保持团结一致而放弃自己的原则，要走自己的路，其他的让别人说好了。

虽然意外成了积极分子，我却感到惭愧和不安，惭愧自己的确是无所奉献，不安是以后的路更难走了。文化大革命犯下的错误已成了人们攻击的理据，要从茫茫路上走好，需要自己的一步一脚印。

脑子又不清晰了，略笔。

1969年10月30日 晴

今天收到两封信，一封是傻老（杨忠党）的，一封是颂东红（何满森）的。他们的来信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热情洋溢的文字让我兴奋。

立即回信给颂东红。谈战争问题，战争不可避免，不打不安心。举例石基公社革委会主任阮光镜的话“凡是符合打的观点就支持，不符合打的观点就批判、反对，当前就是要立足于打，同志们考虑下乡的一个重要目的——备战”，看来今年不打，明年可能性就小一些。美帝正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政府的何去何从要密切注意。

我们的名誉并不需要虚浮的东西，我高兴战友们的成绩，志东（何裕宣）说他去灵山公社正好碰上灵山开积代会，东方红人占了不少席位。我还应向能到县开积代会的战友致敬。志东问我为什么对黄嫣华之事无动于衷？有什么会比所谓的爱情更折磨人和损害人心呢？战友的误解，以为我在另有其他感情，其实我和黄永红并没有什么其他关系。为什么与女同志接触多了就是爱情？有些东西男同志们就没有她们的见解正确。脑子清醒的时候要与他们谈谈。又要回广州了，真不太愿意，想到元旦才回去的，为了身体的健康，为了长远而牺牲当前的利益吧！

小龙说“战友的友谊已成为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我不知道志同道合的东方红战友有几个，但我总希望当前还能在一块的东方红人不愧于战友称号。相互了解共同向前，小龙、罗罗、彪、宣、新德、继东、崇国、满森、钟柄、廖国、联动、华仔、老八的小鬼们、傻佬、山顶、成兴等等，我都希望。或许他们中会让历史淘汰了什么人，有时我想如果这些人集合成一体那将是成熟的革命者。在选择自己真心朋友上要十分谨慎，在珍惜东方红的友谊同时，还得在他们之外留意。

至于《垦荒者》和学习班问题，应注意既不打击情绪也不要过左，要慎重。

写一封信给老钟，骂他风头主义，要他改正。

傻佬在信中说他所在的兵团，准备开荒种橡胶，要3—5年后结束橡胶进口历史，将海南成了一个胶国。三年消灭草房，建发电站，大力发展养猪、种菜事业。并选举士兵委员会。最后说“看未来的海南，将更有前途”。

1969年11月1日 晴

关于学习小组问题

学习小组的出现背景。这是战友思想觉悟的飞跃，总有一些困难和问题要通过相互学习和交流才能不短提高自己和弥补自己的不足，使东方红人更紧密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也夹杂着空虚的精神生活和某些冲动思想。我总觉得有一个不明的东西存在，是快下乡一周年还是国际形势紧张有“战争危险”影响？

学习小组有没有必要？在知青分散不容易在一块来看，好象没有必要，但主流思想却是好的。相信能参加的人会少，加上中心思想不明确。按过往文革的经验它无法经受时间考验，不同志向的人无法坐在一起。

即要办，那么就得确定政治方向，有个计划。这样才能有步骤地克服各种困难。政治方向：坚定不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辨证唯物论去改造世界，创立世界。为红色江山永不变而斗争。

学习方法要考虑到新颖而不能忽视过去的方法，建立领导地位，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学习内容要有充分的余地，要有吸引力。焦点是“向何处去？”、怎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的体会、对现实生活的考虑、农村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

学习班应严肃和活泼共存，不能办得过大，人员志同道合。但接不接受女同志参加和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成问题。

关于《垦荒者》问题。我对其性质不了解不能说点什么意见，但觉得是好事。它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富于实际、敢想敢说，但又觉某些方面脱离辨证法看问题。比较偏激，生怕不利于生存。或者只有学习班的生存下来，《垦荒者》才能生存。

1969年11月8日 晴

各种朋友包括了酒肉朋友、口蜜腹剑的朋友、爱情中的朋友好象都不能成为“知心朋友”，只有患难朋友较可信。我必须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已无心对其他人在说什么知心话了。观察和分析东方红的分裂，我认为是大家思想都已经极度的混乱，或超越现实的思想，或对现实之不满，政治上的分歧犹为厉害。战友中有认为分裂是好事，但我却认为坏事。

〈垦荒者〉虽带有新生力量有气魄，但好象政治路线不大对头。革命者要以革命为目的，而〈垦荒者〉好象忘了，它把手段作为目的。

有人把男女关系看成是东方红分裂的焦点，我觉得不对，矛盾的中心不是男女关系问题，但事实上却又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明显表现。

战争，我开始认为不一定打，如果开战就可能不是常规的而是核战。苏修挂的是社会主义招牌，苏联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苏修也明白在常规战他们不占便宜，核武器是作威吓一下大家罢了。

当前人们的思想处于空前的混乱，特别是知青，由于经历文革思想产生飞跃。认为再不能按常规走路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于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当前知青思想不正受到了某种障碍吗？番禺，历史上都不是重要之地，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在这个地方战争可能性小，希望寄托于战争、消灭反动派是空洞的。

1969年11月9日

鲁迅语录

人固然应该存在，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鲁迅全集〉3卷391页

我以为人类好向上，即发展之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上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鲁迅全集〉3卷42页

其实即使是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初加以戕贼（qiang伤害），也可以萎死的。〈鲁迅全集〉1卷272

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起来工作的。〈鲁迅全集〉7卷663页

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还是改不过来的。格里莱阿说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为什么呢？这因为地球是实在回旋的缘故。〈鲁迅全集〉5卷58页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 〈鲁迅全集〉2卷292页

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妒忌的结果是攻击。 〈鲁迅全集〉5卷311页

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鲁迅全集〉6卷78

人生现在实在痛苦，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人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吧。 〈鲁迅书卷〉下册923页

11月11日 晴

 “知青问题学习班”在大队部开，我却在追忆三年前的今天。在北京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我和钟炳耀、金石磷、杨炽棉一起，在北京的一条路边幸福地见到毛主席和林付主席周总理及许多中央首长，他们分乘多部开蓬的吉普车在向路边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战士招手致意，我们忘情地欢呼叫喊…一年前的今天我们离开学校奔赴农村…。生活严峻地考验着我们，要做现实的主人，不管其它知青出现什么思想问题，我要做坚持与社员共劳动，学他们的吃苦耐劳的朴实作风，把自己的生活准则低于一般人的水平，用意志战胜一切，就用当前流行的口号记念这有意义的一天 ——“活着就要拼命干，热心献给毛主席”。

1969年11月12日 晴

昨天是下乡一周年纪念。同时又是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三周年的光辉日子。10日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又见毛主席，11日这一天再次清楚地见到了毛主席。让心灵中永远记住，让一生为毛主席而战斗。

7日匆匆回广州，9日回生产队后心里有些不舒畅，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不知为何，除元旦从广州回来心理轻松外，每次都感到心神不定。廖国给的意见很好，但不知具体说了我什么地方的错误和缺点。他叫我今后对事（遇事）要冷静些。我是常常因为头脑发热冲动说错话和做错不少事，战友在替我担心，应该感谢廖国。

对于李慧儿的问题，过去她我给印象很不好，为什么？主要就是自己莫名其妙的盲目性，人家说她怎么不好自己就这样看了。看来我在待人待事上又犯了错误，小联动尖锐指出：“你们某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吧，可在我们看起来某些人也是太可笑了。”对于李慧儿的过分表现和奇怪的行为虽说我没有明显的表现，但到底自己有什么理由对她产生不好印象呢？是自己的无知和不成熟。现在我心里开始有分数了，应该改正自己的作风了。女同学对她的问题只是难以开口对我说罢了。罗罗过去向我提出的5个问题中的一点也可以在这里得到回答。关于李慧儿的问题除听一下别人反映外我将放下，对于战友的看法和提问我不该去答复。

像梦境样，华仔来信说我“奇怪”，并对我的“行为”表示不明白，批评我以私人感情代替革命。让我心中乱烘烘的。

有空写信给罗罗，谢谢他对我的援助，谈对战友的看法，征求他意见。

秋收大忙快开始，思想要做好准备，要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精神迎接新的战斗。但注意珍惜时间，注意学习考虑问题，不能因疲劳而丢弃它们。

1969年11月30日 晴

秋收大忙已过十多天，在这几天紧张、疲劳而有愉快的战斗中，思想收获大了，但也出现不良的苗头。

不要忘记自己很不容易才来到这里，下乡前夕的茫然和李茂基的争辩，能到这里也是自己心甘情愿争取的。一年来这路还是走的较好的。可近来好了伤疤忘了痛，劳动中开始有些消极，工作粗枝大叶。对粮食的“颗粒归仓”的马虎，让社员提了意见。要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严峻的生活关在考验自己的革命意志，不要在生活关上过不去，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道路。

农忙中，贫下中农也教育我任何对人和待事。现在还要克服虚浮，力求做到沉着、冷静分析问题，踏实做人，努力吧，一定会成功的。

忠党来信还得找时间回答关于战争的看法，谈谈实际问题，愿我们的友谊长存。

1969年12月1日 晴

接到萝卜的来信，战友阿宣和山顶离开广州到英德某茶场安家落户去了。心中不知为什么感到不安和难过。战友们的分别又使我想起一年前分别的其他战友现在不知如何？阿宣和山顶象忠党一样悄然离去，没有告诉我，我心里感到不是滋味。裕宣算是老友，他曾在各方面给予我帮助，在生活和战斗中结下友谊。如今也踏上了新的路途结束他们的“流浪”生活，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一块商谈国家大事。

理想是那么莫名其妙，我们本希望能共同生活战斗在祖国艰苦的边疆，幻想美好的将来。但无情地让我们远隔一方，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让人难受。坚强的东方红人我怀念和感激你们给我的友情帮助，让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为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工作吧。相信有共同志向的东方红战友还能团聚在一块，东方红革联就从今天宣告它的使命结束吧，让它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12月6日 晴转小雨

 晚造大忙结束了。今年我没有被分派到田里割禾与“打桶”，而是安排运谷。工作是社员打桶脱下的谷粒从禾桶里清理出来装在小艇，然后从傱横交错的河道运到地堂边再搬上地堂。这工作可稍迟开工但收工却最晚，社员把这工种认定为重活之一。我与梁九仔、陈金耀三人一组，我很喜欢与他们一齐做工是觉得他们为人很好既刻苦耐劳又乐天，还常说些离奇而带“咸湿”的故事自得其乐，正经时也把做人道理大讲一通。年青人基本工作都是打桶，那些女青年常在自己的禾桶底放着甘蔗，清桶时顺带休息一下吃蔗，男青年则吸烟，有时在请我吃蔗时要我讲城里的事，似乎省城离她们十分遥远。有时则取笑说我和某某人最合称，其实她们根本不留意我努力避开这些话题，为了减少谈情说爱带来之烦恼我已少回广州，怕因此不可自拔。社员们对我很好，生活中越来越觉得苦中带乐，特别是围捕田鼠时那情景更能让人忘一切苦闷烦恼。

 今天是我20岁生日。麦焕好知我生日，她把在稻田割禾时弄来的“田楞鸡”蛋送给我，陈钊荣和麦炳楠不知从那弄来蕃茨酒和许多鲜鱼，陈金明从他家自留地摘了青菜，虽没有食油倒是吃得津津有味，那一大锅的饭也没剩下来，就这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12月17日 晴

 几天前的大火灾令人难以忘切，大队会场的大棚被烧掉连同五十余间社员的茅寮也同葬火海，供销社也遭受其害。当时要不是我们合力果断把两间茅寮预先推倒到鱼塘里隔断火源，一定会烧掉更多的茅寮，今天走到这一片灾后残迹中时恍忽还看到农民的现实与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隔涌观火、不准我们拆除茅寮隔断火源等而造成更多的损失。在那些在自己的茅寮灰烬中哭丧着脸找寻还能用的社员身上我默默无言，作为知青当时已尽了自己的努力救火了。然而正在这时却听到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响起，原来是一百几十个社员手执锄头、禾叉、棍棒，敲着脸盆之类的向涌口而去，一时炮竹声、喊叫声、敲击声响成一片，我听不清他们叫些什么，不知他们在干些什么，从一些社员口中得知，由于近年来在这一带发生几次火灾，不知是那个风水先生说这是“火鬼”在这里作祟，这样做可把火鬼赶离云云，这种作法以前也常有……我算是见识了！这几天的善后工作，各大队都有人来慰问也许这种做法远比赶火鬼来得实际。

12月27日 阴雨

 昨天到公社开知青大会，听公社出席“省知青积代会”的代表发言。有机会与罗罗、神二等见面当然又是一翻谈当前形势和学习近况，虽然我们常有往来却总有说不完之话题。

 今天，第一次受邀请参加农村社员的婚礼。这里的结婚习俗是在女方先摆酒席宴请亲朋戚友，男方则在第二天设宴称之为正日，整个队的社员都被邀请，来者贺礼基本是布料、脸盆、暖水壶之类，不懂礼节的我自然随风就不会错。新郎是麦炳楠，他一家人对我是最好的，其父亲是队里的农艺师、副队长常教我有关农业知识，麦炳楠的大妹妹焕好据说原是沙涌大队一个叫“流口水”的女儿从小就被带到这里，她常帮我做些杂活，另外还有银好、带娣以及祥根，而母亲何执好也是相当善良的农村妇女。我和他的一家要比三同户陈灼一家来得熔合。新娘是化龙公社人叫陈莲娣据说是个非常能干之女仔，有“插秧机”之称可想到其手脚之麻利。这里的风俗却也怪，出嫁的姑娘结婚后少则三几个月多则一两年才会“别户口”正式在男家去，而我们的生产队里就还有几个这样的姑娘，她们只在农历的某些日子才到男家一天半天，因此我来这里一年多也还弄不清一些年青人是否已结婚。婚宴结束了，麦炳楠却对我说他老婆立即定居在此我还有点不相信。我临走再次祝贺他结婚时，他不无担心地说他为了结婚欠下一笔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的债，我在想，被嫁之人她家所收取的银两自己也得和丈夫分担去还清也算是一种无奈？看到这种现实生活，我可不敢想象在贫穷处境中去结婚，连谈恋爱的勇气都没有了。

1970年元旦 晴

革命加拼命，大战70年。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新一年到来。

过去的一年是在广阔天地战斗的一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年，又是思想境界进入混乱和飞跃的一年。我闯过艰苦的一年，磨练艰苦朴素的作风，完成自己的初步计划。对革命的定义有所改变，不再单纯地接受正面教育而躲避反面的教育，也从危险的意识中有所反省。

新的开始，应意识到将来的路难走，要作些高瞻远瞩的计划，需要自己保持冷静地头脑，努力地学点理论和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在不丢弃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志的原则下，不妨多听大家的意见，在实干、苦干的同时多动些脑筋巧干，以科学的态度办事。需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精神，在加强自身改造特别注意对革命开始存在的消极思想，目光要尖锐，注意问题的实质。做好打仗的心理准备。

另外要注意身体，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休息和娱乐，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为长远的战斗目标加强身体锻炼。向有经验的战友学习，努力作好“外交”。

主席说过，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时时讲、多讲。跟大家讲，跟群众讲，才能防止以后不犯或少犯错误。所以，什么事情，主席都说，历史教训讲给大家听，还得通过本人的实践。

1970年1月2日 晴

 很矛盾，当在贫困之中我不敢谈情，可偏偏今天嫣华拿来一张电影票，我却一点儿也不推却，我到了广州电影院电影已开场，其实我早来到电影院附近只是怕有熟人看见尴尬。嫣华可比我到得早，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到散场，无所适从的我只轻轻说几句即匆匆离开，一个女孩子都能主动与我交往我却那么麻木冷淡可能很伤她的心，我承认自己太自私没有一点风度，也许在战场上我会在炮火中勇往直前无所顾忌，但在感情的路上我却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一些同学认为我不可思议，在他们眼中已认定我们是合配的一对，也常常为此推波助澜，新德、廖国、罗罗等都对我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

1970年1月8日 冷

江河

江河在奔流，不息地奔流，经过遥远的路程，到达汪洋大海。

你观察江河的奔流吗？

世界上没有笔直的奔向大海的。小的曲折，大的曲折，充满在路途中，有时猛进，有时迂回，有时直泻千里。有时弯弯曲曲，有时曲折是暂时的，好象往回绕了，但绕过圈子之后，都仍向大海奔流。千万个曲折都流归一个方向。曲折虽多，方向不变，江河在奔流，奔流，不息地奔流……

不管有多曲折，有多少缓急，有多少起伏，要永远只朝一个方向。

历史的潮流，又何尝不是这样，不可阻挡地向前勇进。不管是直是曲，是起是伏，生活的江河总是朝向雄伟壮丽的大海进行的。在任何时候，要深切感到历史潮流的脉波，要注视着那经过长流后，必将达到的目标，即使是大雾迷江的时候，也要听清楚江水的哗哗地前进，即使在冰封江面的时候，也要听见深淘正在冰下汹涌澎湃。

1970年1月13日 阴雨

毛主席教导我们：“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

我的弱点是对问题的看法不全面，不深入，有时确实是“半桶水叮当”自以为是，不学无术。这危害自己向前。下乡以来，我在来往的信件中写的内容就是那么不明不白的让人猜测，还充满着悲观主义，消极得自己看了都为之窒息，害人害己。

很希望别人的帮助，清除坏习惯。当前人的思想正走向各样化，部分思想不定的人在开始寻找出路，什么是正确的路，现在自己也糊里糊涂。要越过那崎岖不平的路后或经过千难万险才能走向平坦路？反正我不理会他人的行为，要经受痛苦的磨练，忍耐。

1月15日 多云、冷

 天气很冷，队里休息闲着无事倒也烦闷。回想起一年多的生活与劳动，虽是身体不甚好思想也是反复无常意志也相对消沉但也算有点成绩，从昨天队里的评分会上社员为我在晚造收割大忙表现一致给于的好评，让我得到一级劳动力的荣誉就可以证明。工分是勤劳的像征，我终于开始与青年农民看齐了，在新一年里我要更努力完善这一级劳动力所不足之处，其实工分也并不能为大家增加收入，生产队里的分值实在很差，像我去年的总工分有四千多意味着平均每天都达到十分以上，要知道平时每天的最高才是十分，然而所得的报酬只是七元，我都不敢向朋友们说，以免他们会笑我事倍功半落力而无功。

70年1月25日 阴雨

 去年把紫云英种子撒在快成熟的稻田里，如今稻子收割后这些紫云英一片青绿，将成为今年早造的绿色肥料。但在其成长期间还得用化肥促长，我们最近的工作就是照顾这些紫云英。

 今天，很少来的同学何克铭和老四也突然出现。304班插队几乎都在临近的海傍大队，但我们之间却很少来住，也许是文革中的派别延续的影响。在文革中他(她)们不同一条阵线，大部份是“逍遥派”。他们直言不讳不想呆在农村正为偷渡去香港作准备，他们已有不成功的前科，所以我没感到意外。其实老四读书时和我交情还算不错，也常在假期来沙面和我打羽毛球，但他最喜欢足球而且踼得不坏，和欧星算是班中飞人，看来这次想“飞”的念头是改变不了。提到找艇我无能为力，我只能祝福他们能成功。上次遇到老四时正巧我去了公社，他正被武装部的人押回公社，我也尽了自己回家的路费给他买了饼干，因他对我说了一句“有无野咬？”至于他能否从武装部手中拿到这饼干我就不得而知。但一点偷渡之心都没有的我再也不希望他们还要回来受苦难，几天前冯庆荣也来过表示要偷渡还动员我去，偷渡之风在众多知青心中是唯一的出路，可以想象农村生活根本不能让大家忍受，而我在队里的做法其实也有违“潮流”，眼看共同来的知青们的现实我感到自己情绪也相当混乱。

2月3日 晴

 晚上大队放电影《地雷战》，在社员们一再催促下我也去看那不知看了多少回的电影。

 几天来，思想混乱除受着知青的偷渡思潮影响也受到爱情的干扰，还一定程度上受生活的支配。我真的需要自己前进的方向，应该把览现时还作为“学生时代”？支配好时间、磨炼自己的意志？唉，总不应让无谓的烦恼占据自己，还是应该乐观姿态面对现实为妙。

1970年2月9日 晴

当前有点茫然，人生现在好象是苦闷的，无数的烦恼构成的苦闷。应努力把那些可恼的爱情暂时从头脑中开除出去。我后悔在对爱情方面的重大过错，不应该若即若离。今天人家已给面色自己看了。我真想把那恐怖的爱情连同阴森和冷淡的面孔剔除出去，它阻碍自己前进，消磨自己的战斗意志，摧残革命青春。我应该承认我的过错，只能向自己呼喊，不要走下去了！

2月19日 阴雨

 回广州几天和战友们见面、交谈的结果是增加了烦恼，和新德的谈话更使我不乐。和嫣华之事大体出现一种危机，这次回广州她很冷淡回待了我，正所谓的有些东西在你身边时你不去珍惜，而失去时才觉得后悔。我是不能抵抑来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我在消磨自己所谓的意志，当我听了些关于她最近与某人来往时也许是有些醋意，好象已失去了什么一样。和老二谈了对未来作计划的意见时，我们也谈及嫣华之间的事，老二讲了一句公道话：既然我没对她说过一句爱，她有自己的自由选择。老二要我做个强者不必为这事烦恼，也许他说得对，我叫了那么多的口号，学了那么多的理论却无法应用到行动中，处理好自己的私事，我现在到底怎么啦？

2月14日 晴

 “2.14”事件的发生已过去二周年，今天还难忘切。当时那无情的大火把“831”设在东方红大楼西四楼的总部烧掉，到底是攻击我们东方红的八中主义兵放的火还是广船地总干的我们还不清楚。不过那天在浓烟中找出路被小联动泼了一身水的狼狈情景我却记忆尤深。文革中东方红人算是幸运，多次的大难没人员死亡，这也是其中一次。今天和老二去莲花山脚的联围大队探望罗卜，我们说起“2.14”感到最可惜的是当时烧掉我们那么多资料，老二准备为“2.14”事件作个评述，这次他给我带来了东方红的一些资料后下午回南沙去了。

2月19日 多云

 把梪潭里用挖泥艇挖起的淤泥装上小艇运散到田里作基肥，整个工序社员管称之为“搞泥”，把小艇从河中推上只有一尺水的田面上叫“推泥”，也许这些词典找不到的名词是社员创造的。天气温暖时这工夫还好，当天气冷时你就巴不得那些泥艇快到而多用力气了，收工时那双脚都浸得变了颜色，让我赏受这味道倒还有挺意思。

 春天要从堤外的河涌引水把旱晒而变得坚硬的田中泥团浸软，通过穿越堤围的“石梪”利用水位高低放入排出的涌水把田冲出一个“梪潭”同时，也把堤内外的鱼虾引入排出，而这段时间正是鲶鱼、鲤鱼的排卵期，天气温暖时的晚上它们游上浸水的田面上追逐，散去体内的鱼卵。它们在被犁起的泥块间游动泼水声在宁静的田间正好向捕猎者发出信号。小时对钓鱼、捕鱼最感兴趣的我，也加入猎者的行列。其实捕猎者不多，社员们迷信各种鬼怪之说，在这广阔黑茫茫的夜晚的确使他们不敢“冒险”，但我却肆无忌惮，不管那里死过人、那里常闹鬼，只要有收获的地方都照去，鱼叉是借麦炳楠的，自然他家天天菜单上都有丰富的鲶鱼。记得第一晚出动就大有收获，半夜我把一条三四斤重的鲶鱼放在他家厨柜，由于那鱼还在挣扎，把麦焕好吵醒以为有猫在捣乱起来发现不明来历的鱼直到今天还常在咀边。不过也难怪社员们害怕这里的夜晚，因这些地方总有一些令人不解的事发生，我就有一次奇遇。在一块接近地名“大页”的田“上含珠”，此处北面是“官涌”大堤西是田埂，东南面是上含珠的尽头，去年晚造插秧时社员让我在这剩下没插秧的地方插秧，我知道为什么会剩下这小块地没有去插，因传说这地方闹鬼，我可一点不在意地完成。可过了几天的一个中午，我和梁九仔收工经过此地发现在低畦的水中，据然有一条大鲶鱼，赤手空拳当然抓不着沾滑侍的鱼，周围都是旱田这不足一尺深的水一点水放干了总不会抓不着吧？于是两人合力泼干了只有五、六尺长宽的畦地，然而眼睁睁的不见了这近二尺长的鱼，钻进地洞？我正疑惑，梁九仔却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匆匆叫走，我被他吓了一跳，以为有蛇，定眼一看有块尺来长的骨头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但鱼是在我们眼皮下不见了是事实。后来老农民告诉我这里曾埋葬了一个九岁之小孩…我虽不相信这鱼会化成骨头却也没法知道那鲶鱼跑到什么地方，而梁九仔一宣传这地方有鬼就像真的一样。

1970年3月5日 阴雨 冷

春耕时间真紧张，不论寒冷还是风吹雨打，照样开工。和学生时代大不相同硬是要把自己练就成铜皮铁骨，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想早趴下了。迎着困难上，才更觉胜利后的快慰。

披上尼龙雨衣我坐在田边，望着那一片绿色毯子般的秧苗，它从发芽开始，由黄渐渐变成青绿才那么十几天。我忘尽了烦恼，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青绿的颜色，油墨图画似的田地。突然感觉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热爱起自己的生活，闭上眼睛感受自己在这片平坦的草地和同学们愉快地散步、畅谈甚至吟起了诗，唱起了歌……什么时候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写成一篇文章？

农村的生活，只要你有心投入，你就会觉得她的美丽和迷人的。

突然让黄永红的声音惊醒，“你在这里呆着干什么？”她带着迷惑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也突然觉得面前的她如此迷人，心里竟为之一动。随后心又掉进了冰窟，这里还有使人迷惑不解的阶级斗争！她给我看的是毛主席批示的三个文件（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击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我缺乏的是冷静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我努力克服这一切，但不知为什么，我又转到了新的思维，有这样的境界我是无法写什么了，啊，不听从支配的脑子！

3月13日 阴雨

 连续半个多月的阴冷天气，对秧苗生长甚为不妙，前些日子还是一片翠绿的秧苗已转为黄色，接下死去一大片。麦显告诉我，天气转好大阳一晒会全部死光，我在猜想其中原因，今天重新下的谷秧开始用尼龙薄膜覆盖，它们还得经受寒冷的天气，老天爷其实也不好惹，得赶季节实在无奈，“人定胜天”？可不是说得轻松，在贫穷的生产队购买尼龙薄膜也得贷款，为了胜天就得增加生产成本，而且尼龙薄膜也是按分配的，要想全部使用即使你有钱还不是容易买到，现在这些薄膜只能解决少数秧苗之用，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天吃饭！

 下午大队开大会，讨论关于“一打两反”问题，我被指派到公社办十一天的班，是信任还是别有用意我可不知道，但是麦显同往多少心里踏实些。

1970年3月20日

学习班读书摘录

分析人物

我们应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

要知道着人的全般，就是从不注意处，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

中国人对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们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以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们杀人的凶暴，都可以原谅了。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小器和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就是这。

人的确是有事实的启发而获得的觉醒，并且事情也是因此而变革的。

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

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

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怀疑一切的人。

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朋友的遗文如捏者一团火，常要觉得寐食不安。

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思想和能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厉害，这才感到畅快。……正如饕餮（taotei）者厌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点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

颓唐人则自置于人间之上，自放于人间之外。于当时及后世都无益处……

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

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愤。

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

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鬼神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如果 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需要勇往直前，拼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成功，或者一点挫折，都能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縮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土老破烂的大宅子。

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之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

有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道了身边，却使他恐惧。

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

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bei）的。

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情，都给他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nei），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

“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一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象拿破仑啊！”则虽然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

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的。

一个人走不了方向的两条路。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1970年3月22日 晴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消逝，我们的思想和经验正在不断提高，这次石基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真正使我在思想上、生活和经验上得到很大的提高。真可谓自己学到的东西要比教育别人多得多。象妈妈所说，这场一打双反的运动比文化大革命更深刻，所揭发出来的问题也是相当厉害，我的经验不足，不要做奴隶主义者。在对人对事方面，复杂的封建社会遗留的旧思想和风俗、亲属问题以及阶级斗争的盖子也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的东西。公社的干部和我谈，过去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应该从中得到启发。

我的思想已在走极端，小龙这样说。我想他也说得对，我也为有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朋友感到高兴，对于战友的评价也许应该认识到这点。

不能停留在文革的日子里，我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战友的关系，一定要克服被“爱情”而干扰的关系，不能爱情至上，虽然自己已经陷进这个泥潭。把这幽灵扫出去吧，使自己发出革命青春的光华来。接触女同志，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头脑冷静，思想上不能冲动昏了头脑，不革命的是不能同在一条线上。

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还不够，要懂得学习更多的农业技术重要性，深入到贫下中农去生根、开花结果。“在革别人的命同时，也应该不断革自己的命，革命才能向前”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同时还要加强对自己的正面教育学习。把艰苦朴素和埋头苦干的精神发扬，不要和贫下中农脱节，就一定会干出成绩来。

对于个别问题，应该时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勇敢前进吧！

3月25日 阴

终于结束了会议。所谓“ 一打三反”学习班，实际上是针对个别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进行批判，以达到教育一大批人为目的的会议。我每天早出晚归，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公社会堂学习讨论，生产队里的事应感谢农民帮我做了，他们的精神很值得着我学习。天气极坏，老农说比较少见这样长的阴冷天气，队长说“今年生产的压力最大”。

３月２９日 多云

接连的阴雨天气开始消失，今天中午见到了一丝阳光。秧苗枯萎的相当多。为了赶季节，我们开始“点种”。这是迫不得已的方式，其实是把谷芽直接点播在田间，点种后的生长期，杂草比秧苗更快生长，除草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队委会上生产队长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没什么好说，对我来说失去一次学习插秧的机会倒是事实。

３月３０日 多云

我住处常常受骚扰，于是队长今天来了解情况。在我住处几乎每晚12点后都有拍打我的茅寮，我有时会悄悄起来找原因，但总是没有结果。陈超荣说在我回广州时，在我的茅寮他两次被什么推下床也没发现有谁开玩笑，陈松甚至在这里午睡时被什么打醒但也没发现有人。我不相信有鬼之类的说法从不为意。但是有一天中午我正在茅寮后的自留地时，陈超荣突然冲出大叫起来说有人打他！大白天里闹鬼？四处静悄悄地并没人来，后来他大病不起，还在病中说见有人说他睡在她的地方上。确有问题？昨天晚上12点半钟突然一声巨响把我惊醒，好像是谁在我床底下把我的床板往上一推，亮灯一看大门紧闭茅寮中并没有其他人，下意识往床底下看也没发现什么，奇怪的是靠里面的床板都重叠起来了，书架上放着的一碗已经凝固了的猪油泼在蚊帐和茅寮边的报纸上，几本书掉在地下，我还是下意识的拿着手电筒到茅寮周围看了一遍，除一只狗在叫外什么动静也没有，这一刺激可不小，整晚上我胡思乱想，到第二天早上我问邻居的陈灼，他说根本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发生地震，我用今有的科学想解释真相，但还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事情很快就传到队长那里，面对连猫都不可能进来的茅寮，谁把你的床板推起来？如果我说的是真那简直不可思议，最后说搬走算。邻居陈九对我说：“以前这地方埋了一个十岁小女孩，清明节将至……”又是埋了小孩，我不知道和“上含珠”埋的的九岁小孩还有无关系？“以前这里堆放禾柴，知青来了以后才搭建茅寮，这里是不能住的。”我不是住了一年了吗？以往为什么没有事发生？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还是神鬼作怪我想不通。

4月20日 阴雨

 今天在市桥验血，我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A。

 近一个月我们的工作常常不分日夜，挖泥机把河涌的淤泥搅拌为泥浆，通过管道压到水田，加高田地后排水更为有利，还可以作基肥。我的工作是把管道移动拆接，经常要泡在水中，有四人轮流工作，后来陈金广给弄坏身体就我们三个坚持下来。

 今年的早造插秧，我可以和青年人一样去插秧了，队长见我秧插还可以而且不慢，也不再叫我派秧了，我很高兴。

 四月份，也够光辉的，“九大”召开、列宁诞生100年记念和我们的东方红公社成立周年等同在。

1970年4月30日 阴雨

两个月的奋战过去了，真是革命加拼命。我又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劳动和生活的考验。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许多的小伤痕。

回广州本来很多事要做，主要还是忙些学习的事，由于特殊的情况给自己带来了很大压力分散了精神，让时间显得不充足。本来希望好好休息只好又以战斗替代。

对于为人待事我懂得很少，在处理各方面的问题上我很失败，出现不少尖锐的矛盾。我懂得自己在对待嫣华的问题上走了弯路，我也太感情用事，这是我的致命弱点和敌人。

“……做事不要太勉强……不能做好的事不要硬干……”她到底说我什么？

当我清楚知道自己的缺陷，明白现在与过去的“理想”“大志”存在极端矛盾时，我觉得自己的路越来越难走了。这个阶段是我头脑大动荡时期，对于理想与现实问题的冲突动摇着我的志向。已经可怕地觉得自己会离开政治舞台，因为事实告诉我，问题的错综复杂比自己的想向要来得广泛。

每天的一个另我头昏脑胀的东西是：何去何从？

1970年5月7日 晴

工作生活中应该如何走下去，有个启发。

要使自己生命发光，使自己活得更有意义。首先得把自己的世界观摆正，为什么活着？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的计划往往开始决心大，一旦碰上了问题就冷了下来，而后废了。原来决心也要不断地增强，如同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耗的。如果信心不能经常巩固和用毛泽东思想去加强，许多事情将会半途而废。用革命英雄主义来激发自己前进的力量能使自己保持前进的动力。身在农村，旧的封建残余思想，每时没刻的感染我们年轻一代，立场不坚定，没有学到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被坏习惯欺骗就会走向落后和颓废甚至走向反面。

在做决心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学英雄主义，让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自己。革命英雄主义万岁！

70年5月12日 雨

 公社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五天里，我有机会跑到罗罗住处，在沙涌大队部的阁楼上，我们从前途问题到如何理会男女间的爱情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共识也让我们沮丧的是逃避现实的当和尚。

5月17日 晴

 我们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市桥知青陈匡正，因为错把220伏的手电钻接到380伏的电源上不幸触电死亡。消息传出后知青和社员都很震动，这位下乡一年多，忠忠实实为社员工作的积极分子，没有倒在文革的武斗中却在农村意外身亡。他弟弟陈行正和我同生产队，我知道他是和我们红旗派对立的东风派头目之一，但他给我的印象很好，他不喜欢吹嘘自己，也兢兢业业做事，几天前还一起开会，想不到就这样离开了，让我伤感。明天的追悼会我还不能参加，我还得去公社学习什么“701”技术，只能在日记里写上：安息吧！我的知青战友。

1970年5月28日 雨

要医治好脑子，我努力寻找方法。

《十万个为什么》中得到些启发。除了药物的治疗，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天才和他们青年时代如何进行工作学习的人生过程中能为我带来钥匙。

据说“数学是锻炼思想的体操”。马克思在休息的时候就常常演算一些数学难题。我能不能也学点儿数学来医疗混乱的脑子呢？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找个时间和战友们讨论一下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1970年6月8日 多云

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如何？这也是我想要了解的问题。

根本就是唤起民众的道理。

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起的到后来的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wu）戍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红军战争等等。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来个总结：只有暂时的部分胜利而没有永久的全国胜利。为什么至今未达到目的，这是敌人力量太强，自己的力量太弱，占全国90％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充分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摧残这种动员，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全国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

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动员起90％的工农大众。

1970年6月9日

读《人民日报》摘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城乡斗、批、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知识青年最根本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向解放军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老干部学习。

——已经分散插队的，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自愿原则下，也可以集中起来，建立青年小组。

——要支持革命青年向“四旧”作斗争，教育广大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好工作、学习、劳动和生活问题。

6月13日 晴

在市桥和永继东（老元翰）见面。应该说他以前给我的印象还不错，我到过他家多次，他家人热情，我们在他家开同学会，我还第一次喝酒并醉倒，想来可笑。他帮助班中的曾淑惠同学给我的印象最深。文革中我对他在广播室和“大女人”的关系不满，现在反而觉得是自己太幼稚，见面本想说出自己现在的感受却无从开口。

6月21日 多云

在生产队大寨式评分的今天，会上社员们大多赞成给于我过去的大忙、闲忙劳动级别为一级。一级劳动力说明我已经投入农民行列，在今天的会上，我被安排将要到来的夏收工作是“地堂工”。（即晒谷）

在公社学习了几天有关“701”的培植和应用。农科人员说“701”在水稻灌浆期使用能让谷粒更饱满，从而提高稻谷产量。培养菌苗直到喷射都得我自己动手，社员们抱着怀疑的眼光看那用尼龙薄膜包围的保温室里的谷壳能有什么东西生长出来，并给它安了个奇怪的名堂叫“八卦婆”，队长倒很支持，他希望科学的东西能为贫穷的生产队带来转变。

6月26日 雨

当前工作甚忙。劳动正改变我的世界观，关心时事发展我也认为十分重要。

 昨天发表的三大报刊，在大造台湾问题的舆论，是否预示要解放台湾？

6.25.是美帝侵略朝鲜20周年，朝鲜的朴成哲应邀在北京参加反美纪念的大会讲话说明什么？

战友们的来信也常常是“战场上见”，大家都为可能会到来的世界大战而准备。

1970年7月25日 雨

昨天，我们生产队社员何执因病去世，今天送葬。我从而通过现实的景象，启发和学到很多东西。

在农村，我们永远要和贫下中农心连心，打成一片，我觉得自己真还离贫下中农太远了。我们的心还不能紧紧相连在一块。许多问题上，我常常犯大错误，也被懒字战胜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紧紧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努力和振作，向懒字开火。树立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我在处事待人有不可饶恕的错误：1.以冷淡态度对人 2.以恶劣的态度待人。记住：以善待善，以恶待恶，以中待中，为友则亲之，为狗则打之，防恶人只心不可无，害好人之心不可有。3.在处理生活的问题存在一个懒字。要坚持不懈地战斗下去，少说废话，多做好工作。

我还要抛弃积极工作是为表现自己和为得异性好感而虚表的东西。

7月31日 晴

一个多月的夏收结束后，紧接的夏种开始几天了。

在太阳光下可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皮肤的感受且不说，烈日下要多次翻动谷粒，晚上还得用风柜除去不饱满的谷粒和杂质。田多人少加上因地堂不够要把还没有干透的谷暂时入仓，工作量很大。没有下雨还好过，和我一起的陈金耀和梁九仔是老地堂工了，多年来他们对看天气很有一套，远方的那片乌云会带来雨水或者雨会不会下到地堂一带，他们判断很准确。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有时风雨来得太快我们三人尽量去“护大弃小”。十多天前的那场上台风雨让我体力还真受不了，多亏好多社员的帮忙。

一天在我们休息的茅棚，一条近一米长的“过基侠”不知什么时候窜了进来，我吓了一大跳，倒是陈金耀冷静将它打死了。

轻松的时候，靠着地堂的大鱼塘，我们只用谷箩就能捕获塘边觅食的鲤鱼，晚间常有男女青年弄来糖水和花生之类的食品，听我说些添油加醋的文革武斗故事和城里的事物。

1970年8月18日 多云

对于写作，需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富于观察，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才能心中有数，懂得什么是需要写的，什么是要批判的，才能写出真正的东西代表贫下中农的心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那种虚伪而表面东西、那种夸张的东西是我所不能再接受的。我缺少的恰好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留心观察，作旁观者有时写不出什么来。但写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硬写，须知这是影响别人的。

要踏踏实实的作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砖一瓦，不要做对革命事业虚伪的那种抱着红皮的人。

1970年9月2日 晴

我常常会问自己“你生活在农村有什么意义？”“是否长期地这样生活下去呢？”或许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所决定的，我并不想平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可我却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是否很矛盾？是否体会到我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怎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我抛弃了理论学习而一心一意从事劳动和生活，我完全为吸收社会知识而被束缚。生活这一关难过，因为对于生活上的事情我懒散，生活的小事情之琐碎另人厌恶。要如何冲破这一关自己还相当模糊。

1970年9月3日 晴

收到傻仔记（杨忠党）的信，摘录如下：

*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1. 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2. 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
* 所谓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
1. 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2. 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 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一是由社会主义目前到全民所有制，一是由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将来过渡完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机构。
* 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一步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单有合作化、公社化而无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就合作化来说，如果只是小合作化，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还必须从合作化发展为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我们现在正是这样）发展到基本社有（也就是说公社所有，一切有公社分配）再发展到国有（国有也就是全民所有象工厂的工人一样，领国家工资，成为农业工人，那时，全国都成为无产阶级）。在国有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把工农联盟真正的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縮小。
* 在农村来说，基本的社有制实行了，社有变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会逐步的以至完全改变过来。
*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面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 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
* 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也就是说，要巩固工农联盟，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是有机械化，更重要的是要有人的思想革命化，苏联就不是这样，他只强调机器，结果变了修，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也慢慢退化为个体所有制了，又重现了穷富人之分，也就必然又引起革命了。
* 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若干年后，人民公社的社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会出现单一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在经过一定的时期才进而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有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 首先，必须把集体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谓把集体所有制变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工人，国家统一包起来，发给工资。现在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每年的收入是85元，将来达到150元，而且大部分由社发给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基本社有，这样，再进一步变为国有，就好办了。（象现在的国营农场一样）
* 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设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9月20 晴

紧张的生活使我的日记越写越少，一场场的生活和劳动考验着我的意志。经过近两年重复的劳动生活，已慢慢习惯了对付各种困难。但在密林似的甘蔗地里工作还是觉得很难受。我们必须把间种花生后的泥土挖开盖在甘蔗头上，本够闷热的天气里密不透风，甘蔗叶子磨破划伤的皮肤交混着汗水阵阵的痛，蚂蚁叮咬的痕痒都让人难以忍受。

农村里好象总有做不完的活，将淤泥拌成泥浆罐入甘蔗地、施放各种肥料的臭活、收获甘蔗夹杂着其他斩黄麻剥皮之类的活。

9月23日 多云

“1605”和“1059”，据说这是来自德国，由于农药的剧毒和使用后在植物的残存时间长而禁止使用。废弃的东西被转移到我国。

把这些要命的棕色液体施放到稻田中，队委会上要选出十个强壮的青年人还不容易呢。因为大家听说施放农药很危险容易中毒，心存顾虑。结果决定组成专业组，吃、住、劳动在村外，我被指派为组长。我们被隔离在村外临时搭建的茅棚，背上气压式喷雾器，穿上用尼龙薄膜做的衣裤，戴上大口罩和胶手套外加尼龙帽子工作。

9月25日 晴

两天来，已经让我知道“1605”的厉害。生产队已经把所有通往田间的路封死，听专为我们办伙食的老农说，这两天村里连蚊子也没有了。说实在，我看到满田的死螃蟹，附近河里死鱼死虾，甚至田鼠和水蛇都不能幸免，已经知道农药非常毒。我叮嘱大家工作后一定要用肥皂洗干净身体和不要直接接触农药，今天已经有几位社员感到头晕和腹泄，其中陈锦全更被送去医院。很明显他们都不同程度中了毒，而陈锦全的手有伤口，我想一定是他的伤口接触到那农药了，同时也对我们的防护的物品产生怀疑，我想当我们能感觉到农药的大蒜气味时可能已受伤害了。

9月30日 多云

南沙一行，倍受老二和钟炳的款待。他们买了一条八斤重的鲈鱼，虽然还缺乏一些配料，但味道还不错，几天来他们陪我到处跑，好象总有说不完的话，明天我们还打算一起回广州。钟炳有偷渡香港的意思，从这里偷渡香港可是个最好的出发点，出了涌口不远就是珠江口，如果顺风顺水的话，一流水约六小时就可以进入香港水域，而他们也熟悉这一带的民兵布防。听说已有不少知青从这里成功偷渡，望着美丽的珠江流水，我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1970年10月1日 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21周年的日子到了，喜看今天的一片大好形势使人兴奋。

下乡快两周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日子真是对我平生最大的考验。如今思想上对农村有了浅浅的认识，也开始喜欢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坚强的一步，也取得了一点点的成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多少令人安慰。

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是为了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而战斗，虽然在短短的两年，但所学的东西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所学的都有深刻。接触政治斗争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起来了，对社会上的事物也感到兴趣和喜欢对它研究。但是觉得还是没有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真谛。在农村学会了不少劳动的本领，也改造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清除各种虚伪的东西。学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开始体会独立生活的严峻。

战友们很多在刻苦钻研各种书籍，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以分析，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集中在学习方面，我对他们具有对政治研究的兴趣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表示尊敬，他们是真正的红色江山保卫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钢铁战士，对于这点我是缺乏的。我的时间常常被生活琐事而夺去（也许这在当前是必要的），这因自己工作计划安排不好和甚至没有安排所致。我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支配自己，不要让无聊的事情占去时间。农村的事实也告诉我，知青不应该把时间过分的集中在脑力劳动，而应该在体力劳动的基础上合理安排脑力劳动。而我应该将睡觉的时间缩短些，把自己觉得无聊的时间打发出去。

青年人也要朝气蓬勃，要有坚强的意志，吃点苦是必要的，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必要。如果说乘青年时大吃大喝和追求安逸，那我想这个人将来会没有出息。

为纪念国庆前的南沙之行，我总结一下，和作出个计划来。

10月2日 晴

有如下问题要研究：

1. 不仅是人家相信自己，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相信人家？
2. 感情重于生命和动物一样？
3. 什么是友谊？
4. 激动是幼稚的表现及行为？
5. 不要呈献一个未成熟的思想于公众？
6. 什么是镇静？它与实际接触有什么关系？
7. 怎样算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抱负？
8. 怎样对待自己周围恶人与物？
9. “没有人类的崇高理想，没有创造性，那和动物还有什么大区别？
10. “书信是最不掩饰，最逼真的文章”？
11. 怎样理解“幼稚是会成长的，会成熟的，只不要丧志腐败就好”？
12. 什么是“观察家”，怎样理解“要观察，还是主义经过思索和读书”？
13.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14. 回顾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往事加以估计些什么？
15. 什么叫“谢谢”？
16. 假如一个人不知道一小时后的他将作什么时，这能算什么意志吗？如果你的意志很坚强，那么你就应该学得很好？对比一下自己。
17. 怎样理解“生活关”“劳动关”？
18. 生活的内容的广泛性？
19. 农场好还是插队落户好？
20. 启发我的是事实、理论是这样吗？
21. 我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
22. “生活”与“学习”时间的安排，怎样对待？
23. 看电影的辩证法？

10月6日 多云

到花县华侨农场，这里满山都是茶叶树，和生产队一片平坦河涌交错的稻田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姑丈的乐观精神常让我受感染，我记得小时几乎每天下午他的单车经过家门总停下来，将鱼留在家中然后逗逗我才离开。姑母没能生育孩子，现在的儿女是收养的，姑丈会两下子功夫和跌打医术，非常乐意帮人，农场安排他看山，防止偷砍树木的人时却让人敬畏。他开山栽种的木薯和树菜品种都是从印尼带回祖国的，木薯不象本地的品种吃了会中毒，可以不经清毒处理直接煮吃，树菜有点象韭枸，一般要其叶子煮汤，味道还不错。树菜很容易生长，只要天气温暖，把树枝插在地里就能生根长叶，于是我打算引种在生产队的自留地。小时常听姑母讲鬼的故事，没有想到姑丈讲起鬼神更活灵活现，而且还发生在农场里，发生在他的身边。

姑丈要我来的目的是和一印尼华侨女子见面，她在清远地区工作，人还算不错，给了我通信地址和一张单人照片。我不能不给姑丈面子，虽满身的不自在也只能逢场作戏，老实说对嫣华我都还不能下什么决心何况对一个根本不了解的女子？

10月18日 雨

生产队正好在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日子休息一天。四年前在北京那忘形的情景，今天似乎还在眼前一样，还激励着自己做好实际工作和处理好生活问题。

昨天全大队的知青开会，讨论如何接受再教育和选举出席公社“知青积代表”代表，我也被提名。

前些时间，生产队在离村约300米的田边新挖了一个鱼塘，鱼塘的一边计划是建养鸭棚，另一边是划给我的自留地和搭建茅寮的地方。队长承诺为我闹鬼的住地搬迁落实了，我很高兴。

70年11月6日 晴

不知是否“701”有效力，试验田收获的稻谷比其他田明显的高。是因为化肥用得比其他地多还是试验田本来就比其他田地肥沃，我可不敢下结论。无论如何还得开始进行“702”工程却是真的。

这几天队里比较闲，一年一度的“干窦”也开始了。我们把“窦潭”的水尽量的抽去，因为大部分的“窦潭”水都难以抽干。捉鱼是件开心事，第一轮的收获由生产队按人口分配，第二轮是所谓的“寄窦”，大家一起下水把第一轮的“漏网之鱼”抓获则归自己所有。我的收获常常是些小鱼虾仔，但社员却还能抓到三、四斤重的鱼，第一轮过后一般不会有大的鱼，可能他们用的抓鱼工具是网而我只能用手捉，羡慕不得。后来麦楠偷偷告诉我，他们是在第一轮捉鱼时作的手脚，预先把抓到的大鱼用脚踩入泥泮中，并暗暗记住那地方，我算是叹服他们的聪明了。

生产队分配给我的鱼有几十斤，加上我自己的收获，我有点不知所措。也学社员的样子，晒干的晒干，制作咸鱼的制作咸鱼，不亦乐乎。

11月25日 晴

晚造收割大忙结束。由于今年开始用脚踏打禾机（脱粒机），加上天气好，收割完成比往年早，也让大家感到比较轻松。

这段时间里，大家情绪高涨了。每天上午大伙一字排开，平均好要割的行数后一齐动手割禾。我们队的稻田一般长度都超过100丈，我发现每次都是自己最快到尽头。前天，当我又一次到了最前面时，周蓉笑说：“插秧时我们看你屁股，割禾我们还得看你的屁股”，平时喜欢和我竞赛的何洪也半开玩笑说：“你看后面的人在骂你呢，队长以为他们偷懒呢”，我也说：“那明年插秧时我看他们屁股好了”。

今天大清早就踏步到市桥，三个多小时的路好像不怎么辛苦，也许今天带回家的农产品是特别的自晒虾米和回家见兄妹父母大家一起的高兴吧。

71年1月9日 晴

收斩甘蔗不像两年前的洋相百出了。气力比以往增加许多，一百几十斤的甘蔗捆可以脸不变色托起平稳走上驳船。劳动已经改变了我的知青形象，但大队和公社还是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态度怀疑我们知青。他们暗地里拆我们的来往信件，代收发信件的大队邮差也默认这点。何X说我的信件最多，我曾统计一下我有多少信件，两年来共一百二十多封，平均每五天就有一封。听其他战友反映他们也发现信件常被偷看，虽然我们不会在信中写的太出格。很明显我的住处也被翻抄过，幸亏我早有预防，日记有两本，明的写的是理论上的东西也放的随便，像这本暗的也较为隐蔽。为了不给他们有把柄，我还常常不能写或不能写完。唉，好像搞地下活动一样，什么世道！

1月29日 阴雨

今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广州。在生产队里显的太无聊，于是拿起《辩证法》一书看了半天。下午被社员叫去帮忙清理他家的鱼塘淤泥。这活儿早习以为常，他们把塘底的淤泥清理出来散放到甘蔗地里作肥料，如此一举两得。晚饭后有几户人家送来煎堆，和一群青年人吹了半个晚上的牛皮。

71年2月2日 晴

下乡后的第三个春天到了，寒气逼人，可心是热乎乎的。

70年代第二年是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应该抓紧时间完成计划安排。

重新提醒自己

这个五年计划中的一条是要使自己基本学会所有的农活和精益求精。特别是割早稻和插秧的进度要迅速地赶到青年社员的水平。五年中要固定自己的思想使它有个系统性，要初步达到沉着冷静地看待事物。五年中要加强身体锻炼，基本完成“高中”的自修。处事待人方面要有很大的进步，达到做人的基本东西。

我知道计划中要遇到很多困难和许多令人可脑的事，但无论如何也要顶住。在物资基础和经济基础要有所提高，过好劳动关的同时，特别注重生活关，认真地安排好生活内容，基本达到独立自主。对农村的风俗要在一定的原则下了解接受。结识朋友要充分考虑，基本确定自己的战友。小心那些投机者，结束盲目的朋友关系，进一步和老二、罗罗保持密切的联系。“两条战线”要决定其中的一条。

71年9月30日 晴

转眼半年过去，日记停顿也够长时间了。这是一段自我封闭的时期，这些时间里思想动荡和自我矛盾，对自己放任，对政治漠不关心。知青的偷渡风盛行，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现实观念，也许这正是思想开始成熟的表现。我还感受到另一抑郁，那是和嫣华的冷战，有关她的传言也令我烦恼。生产队里的社员更向我吹起了周金风，其实我根本不会发展什么感情，虽然她给我的印象很好，正所谓“人言可畏”！我还是避避风好，刚好公社要人去参加“番禺县围垦造田大会战”，我可找到了机会。

万顷沙十四涌是我们奋斗的成果。我们刚来这里时，还是涨潮一片汪洋大海退潮一片滩涂。现已经让堤霸围起成水田，将来这里是水稻、甘蔗生产的良田时，我想一定会为能够参加这里的建设感到欣慰。在这里集体、海边的生活，我脑子变得轻松，也许生活环境的改变真的能改变人的观念。

从5月7日踏进十三涌开始，我们就经受了自然界的大风大浪、狂风暴雨。我们中有偷吃桃子的人，也有制造低级趣味的无聊者。除了筑堤围的劳动，我也去钓鲈鱼、白蟮，还在红旗沥上学会用双桨划艇。集体的生活使我暂时忘却了广州城的热闹，和战友们的通信完全停止，根本不知外面的形势发展，真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有时看着珠江水，我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失落……

为了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72年2月16日 晴

今年的春节仍然在生产队中渡过。今年的春节天气特别好，心情也和天气同步。

队里的“五类分子”叫赵国才，一个高瘦看起来有50多岁的广州人。和他交谈中知道他家还有老婆儿女，到底他为什么下放到这里，我却没有问。由于生产队社员家庭成分都是贫下中农，所以每次开斗争大会，他都是我们生产队专政对象的代表人物。他其实很有学问，大学学历，我有时会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毕竟是文革的阶级观念影响太深了，我不能和他谈政治问题。今天有好几个社员给他送去煎堆，我想贫下中农根本没有把他当成阶级敌人，我为什么要有太多的顾忌？

2月18日 晴

锹蔗坑，今天我出了小事故，因铁锹碰到泥中的石块而滑向一边，伤了执泥的何银，我很内疚，她却说没事。虽然是意外但我还得提醒自己注意劳动安全，千万不能大意。

何银今天和我一组，也许队长为的是不让我难堪，以往常常是和周金一组，参加围垦回来后，队长排工总把我们分开。我和何银一家关系良好，他们家人常常把我回广州没有做的农活完成，特别是我离开生产队时间较长的围垦更是这样。可能是我常常代他们在城里买东西回来和曾带过她和另两个社员到过广州的关系。她父亲是大队副队长，人比较开明，是把砖厂办到生产队的功臣。他们家也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我的家人来探望我都是住在他们家。

72年3月20日 多云

生产队的队委会常常在晚上召开，今天却是白天开会。我被安排兼职出纳员，以前这工作由周带胜脱产担当，社员们怀疑他不清白，收支帐从来没有公布过。既然大家信任，我只能尽量去干了。

3月28日 多云

围垦时所学的划艇工夫，自从我担任出纳员后也派上用场，每逢到海滂生产仓、大龙生产仓等地购买化肥等就有机会发挥，这样也可以调节一下工作的烦闷。生产队特别为我购买一张书桌，好让我存放发票之类的东西，现在写日记也可以像样地坐下来，不必趴在床上。连续开工30多天了，很快就要到早造插秧大忙，今年开始分田包干到户，但不是包产到户。我肯定自己的日子不会好过，但庆幸我及早学会了插秧。

4月9日 多云

插秧大忙，每天早上3点，我们的劳动已开始了。今天每个劳动力要插1.25亩地，天刚亮我得拔够秧苗，然后借用社员的泥艇抢先搬运到田头，因为知青没有泥艇，只好这样。有了三年的派秧经验，很快分派好秧苗，田名叫“王字号”，划分的田地正好在拖拉机路边，快插秧还得插好秧不能马虎，不然谁经过都可能会评头品足。今天也正好公社干部来检查工作，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的陪同下经过我身边。可能是队长告诉他们我是广州来的知青，大概他们感到惊讶吧，所有的人都停步看我插秧，弄得我很紧张，还是公社书记说了声：“不错”，并向大队长说些什么要他笔记下来。

4月15日 晴

今天插完了一亩地的秧很早就回家了。实际上也完成以往20天才能完成的插秧大忙工作。这几年，真正到田里插秧的社员只有20几个，面对300多亩的水稻田还是相当吃力。今年大忙工作只有28人分了要插秧的田地，社员连小孩也帮忙插秧工作，那些特别快插完秧的基本都是仗人多帮忙的大户人家。我尽了全力做到不包尾，总在20名内。今天早上我能早完成插秧工作就是何银一家人加上林桂容一下子就能完成了。我多谢大家帮忙时却不敢帮助其他人完成工作，确实有矛盾。

５月１８日 多云

 当了半个月的“鸭司令”倒也快活，不幸的是下午却发起烧来，头昏眼花的。好在鸭寮和我的住地是一塘之隔，而且离村，金耀和九仔把我的工作干了，让我回去休息。吃了感冒药，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想睡觉，听到有人叫我，原来是成兴和罗罗来访，睡意就没有了。他们告诉我最近发生的战友之间的事情，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他的在一起，大家关心着我。谈到偷渡之风时，他们把一些已成功地达香港之士告诉我，言谈中也提及了我和黄嫣华的事，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见她。他们谈及嫣华和玉宇的情况，我才知道又多了一位对玉宇的追求者。战友们心中的白雪公主陈玉宇早有大傻、廖国、小龙等人的追求，虽然大家都没有说出来，我却很清楚地感觉到了。至于陈玉宇本人态度如何，我是一点不知，也从来没有向嫣华了解过。

５月３０日 晴天

又到了施放“1605”农药的日子，我认真地修好了喷雾器，据说东涌公社一位社员就因为喷雾器出了问题而死亡，我们不能低估事故这个现实问题。

日历回到了“5.30.”，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因为人们会有忘却，所以也能忘却过去的苦楚，我想不能忘却以往的错误，但也千万不要走向另一极端，正视现实总要比逃避现实好。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一切还得从零开始。

1972年9月28日 雨

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注意，对于我今后工作会有好处。

对于自己的工作，我不能随便放松它。然而对于现在从事的职业也不能为了别人的工作而放松，我开始认为，为了从事自己目标而进行的学习与工作，不能以放弃和减少自己的劳动而专门从事。有些人认为，为了抓紧时间学习某些理论或书本知识，可以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认为农村不是长期落足的地方，为了出路而努力从事自己的某一爱好，而对于农村生活却马虎得过且过，甚至长期脱离生产队。这种作法对于自己对于国家都是不好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青年人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认识社会的农村生活中，我们可以得到学校学不到的丰富知识，可以使自己培养出坚强的体魄和对于艰苦生活条件如何培养自己的意志和作风。”我不否认，要学习书本知识，要丰富自己对别的工作知识，我不能让工作和生活占领自己的全部时间。如果一个人意志坚强，那么他一定可以在工作之余找出时间顽强地进行学习和工作。当前，我认为自己要这样：不要学某些人呆在广州关起门来进行学习，而是在完成自己的农活之后进行。罗罗的经验值得考虑，他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数学和其他。开工的时候他认为是松脑子的时候，工作也感觉轻松了，脑子也得到休息。总之，我要求自己，对独立生活一定要弄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要从事别的知识的学习和工作，要靠自己把握好时间。

我信仰共产主义，这是坚定不移的志向，自己应该如何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努力呢？最近学了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得到启发。要有知己之明，要懂得自己的努力如何，不能超越自己的水平去想入非非。要实事求是，从一般的知识开始，学点哲学，学点辩证唯物主义，要有自信心，也许现在的作为是不明显的。在今后社会发展中，在今后的道路中将会经历什么？这无法想象，但知识问题肯定很重要，对于理论不学点可能会犯错误。

我的立场不很坚定，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断加强自己共产主义信念，坚决站稳立场，决不能做政治上的流浪者。毛主席曾说“要敢于反潮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诫，对于当前的知青某些“潮流”我何为不这样做呢？

72年10月5日

笔记中断了一年多了，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后，许多事物已经慢慢地看出了轮廓。可以说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对生活的钥匙依旧还没有找到。

重看一遍笔记，心情很复杂。觉得矛盾重重，记载的内容有些时间已经给于评价，可精神上是什么？在等待什么？可以说这些日子是让时间白白溜走的平庸和可恨的生活。而且很多事情已经违背自己去做了。

时代列车在前进，无情的事实在打击者我，我感觉自己已是冷血的人，脑子开始退化，意志开始消失，没有了自信心，对自己放任。生活的无情打击已经让我失去青年人的朝气，让我怎能想到今天的我？很多天真的幻想已经化作肥皂泡，然后又一个个破裂。

思想，随着时代的潮流，受着社会上的一些现实在空中飘荡。何以做新时代的主人？现在已经无从定下心来，朋友们时时在提醒我要想着对伟大的革命事业——人类的解放。

战友们，我还是会提醒自己的，对生活，会抱着奔放的热情向社会探讨的。立足现实，与天地斗，以革命为天职、以战胜困难而豪迈。我很感谢战友们对自己的关心和鞭策，要振作起来，排开一切混乱的杂念，工作！学习！

1972年11月17日 阴

11月11日是下乡四周年纪念，四年来的农村生活，基本上是一个在贫困中与自然斗争的四年。在与贫下中农一道艰苦朴素的生活，在劳动中不断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对于现实生活有了不少的体验。扫除了自己的许多天真幻想，劳动的生活充实了自己，感受战胜每个困难后的快感，劳动后的轻松，溶入大自然环境的诗情画意。有时会感到农村有许多美丽的东西，它原始自然，生产知识充实了空虚的脑子后，竟也热心于自己现在的职业。有时又可惜自己离书本越来越远了，间接的经验学习少了它和现实的学习对立了。几年来从事生产劳动的学习大大超越了从书本上学理论，被生活的琐碎事紧紧绑住。“落乡随俗”，在各种风俗习惯的浸染下，我自觉得走向了平庸道路，这和自己的意愿背道而驰。没有对自己进行理论学习的借口是不能脱离群众，明知原则上是不对的，但也只能违背良心去做。这是因为在想提高阅历看书的时候，生活的杂质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自己，它不断地干扰你并一定要把我的视线离开书本为目的。不能集中精神使我沮丧，为什么不能把艰苦奋斗的意志去战胜自卑心？看起来朋友们的批评和劝告是对的，要开朗些，要看得开，望的远。在很多方面上我也真的是过于严肃认真，经过文革历次战斗后，自己不是魄力大了，而是变得过于小心谨慎，变成小脚女人般的行走，什么事给自己的余地留得过多，虽然縮手縮脚的做法有时的确给我带来好处，可也使自己失去朝气。在谨慎地摸索道路时，我除了不喜欢谈论不理解的东西外，生怕自己说错话的戒备心太重，文革的敢想敢说敢干早抛之九霄云外。没能投身政治学习活动使自己思想落后于形势，很大的因素是“6.1”事件的阴影，对大队里的一切政治活动我都极其冷漠。这样也有好处，就是和谁都合得来，糟糕的是不得不为应付各种派别的人而说不同的话有违良心，不能光明正大，没有斗争精神在混世。

四年里我还不能尽力发掘能力，也许自己为现今的职业感到前程渺茫，虽然对自己的人生要求已放低。可以说四年来自己碌碌无为，但的确在农村的心情要比在城市里轻松和愉快，可能是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劳动后的欢乐吧？城市里却会因胡思乱想而心情更坏。

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

1972年11月25日 晴 寒冷

有朋友提出关于在农村是否要扎根的问题。我没有过于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当前知青思想中存在这样的想法和目前的抽调问题是同步的，有了一部分人的先例，我还真地需要想想如何对待这个现实问题。

四年的农村生活给了我严峻的考验，与贫穷斗，与自然斗，在艰苦的劳动中已让头脑印上的图象：农村是个熔炉，青年人在熔炉里能提炼出真金或废铁。在农村的日子里，我感受贫下中农刻苦耐劳的精神和乐观主义，在他们脑子里前程是美好的。大部分贫下中农待我们象亲人般的关怀，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劳动中，甚至在思想都给了我帮助和教育，这一点我相信自己永不会忘记。老贫下中农世道经历丰富，也许能为自己少走弯路和犯错给于帮助。我常常受他们的感染而感到欢乐。如果自己不希望碌碌无为虚度时光，我想还是要立足于农村不要逃避现实的劳动和生活。在农村的确是穷和累，我也向往有美好的明天，对于抽调也有想法。按当前的情况一下子全部知青抽调不太可能，会有那么一部分人需要继续呆下去，自己也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希望无论在什么岗位上自己都不要成狗熊，要干那行爱那一行。

我学到的东西还远不够，今后还得继续学习。放眼看如今，我们这些社会的分子于其他分子的作用能差多少？

一个人的作用不一定能轰轰烈烈，他也许是极其普通的，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勤奋使自己能和社会很好地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我还是以这些话告戒自己：“当一种物品或事物是属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去珍惜它，但往往当它失去的时候，我们才去爱惜它、留恋它。”

生活常常会这样，当我们感到对它留恋时，我们会后悔自己在生活中的内容不充实，当感到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是，我们的学校生活已结束。希望将来如果离开农村后不会后悔对今天的知青生活平淡。

1972年12月2日

今天是农历十月二十七日，当23岁开始的时候，送来的“生日礼物”令人心灰。副队长偷偷告诉我他在大队知道的事情。他突然来问我“你知道还缺少什么条件没资格调动吗?”得到否定后他告诉我，有22中学来了调查人员在暗地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或亲来大队或书信来往，告诉大队干部我的问题严重，文革中犯了很大的错误，武斗中有过打死人，必须继续严管改造。

几年来我一直防止爆发的心病终于变为事实，四年来，我很注意为自己的生存而避免政治斗争。但无情的事实却还是要来打击我，怎么办？副队长安慰我，虽然你的历史被写得很坏，但我们贫下中农相信你，只要继续好好劳动改造好自己，就会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并告诉我，队长在大队会上十分不满他推荐表现好的我却不能抽调，名额给了长期不回生产队的22中知青。钟惠慈家庭做了工作，早已以生病为由回城了。

1973年元旦 阴雨

昨天到锐哥家，感觉是72年中最有意义的一天。他同情我在农村的遭遇，还想办法看看能否到法院工作，虽然我知道那是徒劳的。锐哥给我说了很多大道理和说我们这些知青将来是祖国的栋梁之类的鼓舞人心的话，很令我感动。四年多来自己思想动摇不定，为自己怎样才能有所贡献和生活更有意义混乱不已，听现实说法的大道理还是第一次。

锐哥再三嘱咐我，在农村的生活中，学习一定要加以坚持，即使是几天才看一下书本和理论知识也好，再三叮嘱努力学好文化知识才能在将来有立足的基础。几年来，生活的琐事拖累得太多了，只有回广州才有机会换一下脑筋，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感受不同的气息。

锐哥又说，现在我还年轻，在学好劳动基本本领后，加强改造世界观，要加强自信心，努力忠诚于党的事业，不要灰心丧气，要振作起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看到成绩。

1973年2说3日 春节 晴

过年了，生产队也休息，闲着无事翻起了黄永红留下的笔记本，她离开农村已两年了，我才看她给我留下的笔记本，想来也辜负了她的心意。

原来她学的东西和我大不一样，她喜欢抒情散文学喜欢华丽的词句，而我所看的都是些枯燥的理论书。摘录部分：

海螺，以大海为家，与风浪作伴，练就得一身硬块，所以能作号角。

制作得巧妙的假花，可能骗过蝴蝶，却骗不了蜜蜂。

理想是天边的闪电，计划是空中的雷鸣。行动才是催育庄稼抽穗结子的雨水。

青春一定属于黑发人，也未必会随着白发而消逝。

忠诚是爱情的桥梁，欺诈是友谊的敌人。

朋友送的石头比苹果甜。

智者，他懂了还要问，愚者，不懂也不问。

谦逊是一位热情的向导，它使你沿着知识的幽径向博大的世界。

花的美在外边，人的美在心里。

不患才不及，只患志不立。

爱人之能莫如学人之勤，慕人之长莫如责己之短。

勤奋可以弥补聪明之足

知识是一个热情的姑娘，但你对她没有爱情，她便对你冷淡了。

生活应该丰富多彩，但它的基础必须是战斗的。

乐观在最艰苦是才显得宝贵。

担心人家看不到自己优点的人，一定害怕人家看到自己的缺点。

1973年3月21日 多云

自三月六日回广州与忠党见面后，各种农活无情的占据了每一整天。今年春耕非常紧张，今天才算松了口气。前天斩蔗，从早晨一直到晚上，饭也吃不上，幸好甘蔗可充饥。这一天觉得自己明显的衰老，身体也没有前几年好。

六日回广州，真不是时候，生产队里已经忙的昏头转向，农活多不能在广州多停留，所有给自己都留下及不好的心情。

和忠党见面，我只能说是礼节上的见面，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竟是只字不提。

罗罗埋怨我说，忠党有一颗热烈的上进心，但他高干家庭环境束博着他思想上是很苦恼的，他希望与同学们交谈交流思想和学习，远程来到广州把我们叫回无论如何已是难能可贵，我却把在生产队的工作位置放得过高。想来也对，的确我们见面时间太短，虽然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大家。这次对嫣华也是一样，她给我发来电报叫我回广州，我却无情地责怪她的做法让她很不高兴，我想她对我的做法很失望。回到家里听说她来过两次找我，更让我心中责骂自己的做法，也可以说自己真没有良心！哥哥和我说起忠党的一些枝节问题也让我心中不安。无奈何自己执意要回生产队，时间已拖到下午4点再迟就来不及当天回去了。一路上心里很乱，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和失落感。回想罗罗告诉我，妈妈和他说起了我在小学时（1961年在迴龙路和泰康路小学的时候）的往事。妈妈还清楚地将我的经历和让她伤感的话说了，对着我妈妈却没有说过，越觉得我真对不起伟大的母亲。

回到生产队第二天就赶上公社召开青年突击队代表会议，我是生产队的青年突击队队长，也无可非议要去，会议期间队里的团员们还要发展我入团，谁知当团支部的建议让党支部一笔勾销，虽然我从来对入团没有抱过希望，但这是个政治问题，大队就是如此对我不信任，就看队里，那个知青不挂上个共青团员？连钟惠慈也能当团员，黄永红也不例外。团支书无奈地对我说，大队党委把我的名字删去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文化革命的历史问题，他们说我是一个杀人凶手，表面革命的魔鬼！问苍天吧，还是象在抽调问题上的说法一样，我有口难言。

感谢团支书对我的推荐和同情，让我再次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我虽然很失望，脑袋炸裂，几乎要自暴自弃，但终于冷静下来了。我象在潮水退后被晾在滩涂的垃圾，希望下次涨潮时再让潮水带到另一地方，有那么一天有人会发现这垃圾竟是还能利用的物质。回想起来，连不太关心自己的父亲，都叫我申请出国，难道我真要飘扬过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3年4月15日 晴

我在努力不理会向左或向右甚至向后转，努力在生活的道路上行走。

或者我也真顽固，坚信自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在与旧传统决裂着。几年来，有胜利的时候，更多是失败，我的思想很混乱，有时自信，更多时候是悲观，悲观的情绪发作觉得生命失去了任何意义。

看看日子又快到“4.20”，不由地想起东方红的战友，东方红战友中有好多思想品质好的，象小龙等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也有那么一些鬼鬼祟祟的，到处煽风点火，为自己求欢心，当然他们中也有好意者，自己也曾搞过小动作，不光明正大，由此东方红的战友们分裂的厉害，或真是人们成熟起来了。在甘蔗地里除草，脑子里尽是些东方红的东西，也在解剖自己，决定今后不再向战友们流露自己悲观的思想。

罗罗把嫣华写给他的信给了我，她和我的通信可没有那么描述过她的心境。不知为何，我觉得感动，在我的眼里她变得如此善良和令我喜欢，这就是爱情？但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爱情的话！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无法觉得谁在流露着爱情的东西。爱情就那么难以开口吗？是的，我总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的知青，拿什么去面向未来，说不出的话深埋在心底算了。要想法克服爱情的干扰，努力放弃有关的事。想斩断情思，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她，但对她却是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宣告我们的战友关系结束吧，同志！”信寄出了，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这是在一条崎岖的路上吃力行走啊……

1973年4月25日 晴

前天和罗罗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竟然取得一致的见解。和罗罗交谈常常令我回味，真希望这种交谈对其他朋友也能如此。

罗罗的学习方法有个很大的优点，他富于联想，我看过他的笔记正好说明这点。他善于把一个问题作深入细致的考虑和研究，正是我要学习的。我过去比较喜欢抄袭别人的几段精彩词句和追求速度地看和写，象是武装自己的嘴巴多过吸取知识。要善于把别人的经验应用在自己的学习中。

现在除了大忙时节和一些关键的生产劳动之外，我能抽出时间来学习，虽然我还是不能完全沉进书本之中，但也是个改变。

接到大队通知，我要到公社去填写归国华侨下乡知青表格。有个项目让我不知如何填写，在“你有什么要求”我该写什么？想来几次调动和入团问题上的阻力，我真想写上 “不要带有色眼镜看我！”,公社干部提示我可写上需要照顾之类，最后终于写了“适当给以照顾”，填写完毕出来自己感觉到乞丐要饭般的难受。

73年4月29日 阴

学习摘录：

农业是人类的基本生产活动之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增加农作物产量、改善产品品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为基本主要目标的，当前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就是广泛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和良种化。

实现机械化的结果，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农业占用的劳动力大幅度下降。面前，美、英、苏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承担耕地面积百亩以上，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农业劳动力约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供59人的需要，现在畜牧业、果园蔬菜种植业、林业等也都朝着机械化的方向发展。

化肥、农药的广泛应用，对农业增产起了巨大作用，但也引起了土壤结构破坏和污染问题。国外强调化肥与有机肥料和细菌肥料结合使用，以改良土壤，因此，今后化肥使用量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化肥的进一步发展，将以复合肥料、液体肥料和缓效肥料为主，农药将着重于发展高效低毒农药和微生物农药，以及研究其他的防治病虫害新方法。

培养高产良种，在这个基础上，增进新品种的品质、早熟性和抗病性以及探索新的育种方法。

微生物对农业增产也已经逐步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微生物农药又叫无公害农药，优点很多，美国对其使用将在不久占使用量的四分之一，国外还在研究微生物固氮，为农业提供更多的氮肥。

未来的农业技术发展，国外议论纷纷，预计七十年代以后，将大力开展农业生产工厂化、温室化和自动化方面的研究，如：飞机播种、无线电遥控、机械化耕作、自动化排灌等方式生产粮食，广泛使用温室培植蔬菜和其他作物，发展海洋生物养殖业，人工控制气候等。

73年6月4日 雨

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固定下来，以前作结论未免多了写，实际上好些想法还是随波逐流。在闲忙时候，要多些学习各们知识，排除无聊地打发时间。农村生活长了感觉日子比以前要过得快。当前的知青们大多不想呆在农村，他们从政治上或劳动生活中碰上了困难，热情也不在象下乡时那么热。许多人明白农村不是自己的天地正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或想法子调动，或偷渡，种种思潮和现实天天都在振荡自己的灵魂。我也常常埋怨天地给我们知青的待遇，埋怨天地没有把我造化成聪明伶俐的人，给自己指出一条革命大道。埋怨归埋怨，我总不希望自己碌碌无为，虚度青春，还是要坚强起来，珍惜每一天，希望在攀登的路上有一天达到光辉的顶点。

还是想着把青春献给农业、献给人类事业吧！

还是把学习抓紧，艰苦地进行劳动吧！

1973年8月7日 晴

在插秧大忙时节回广州休息了几天，这是从来没有的。或者任何事情都有特殊的开始，身体垮的厉害，更重要情绪上非常的低落，这是由于来至各方面的影响，赶紧换换环境希望不要坏下去。

在家里看书也换了内容，看起了《春秋战国》来，看看古代的战国里的人物，各为其主的政治、军事人物的手段，感受昨日的故事，竟忘了自己还是知青。

瘦鬼探亲从海南回来，五年了第一次面对面谈了许多问题。我一直都喜欢她为人大方正直热情，是我和女同学中最多话说的，和她无拘无束说话真比和嫣华来得轻松，我与她见面后回来好像得到了什么启发。

我必须恢复自信心，坚定自己的步伐。我开始为自己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定要按自己的计划要求自己，希望后五年放下一切包袱，勇往直前！

1973年8月8日 晴

想起今天是“十六条”发表七周年的日子，文革过了七年，思想上也和七年前大不一样。

收到成兴的来信，提到考中专的一些问题，又使我刚平复的心有些零落。

再看罗罗的来信，他的建议很好。我要和他见面进行学术问题的讨论和讨论如何学点哲学。

下午到大队开知青会，我到得最迟，实际上也没有几个人，天气很闷热心情也坏，没有作过一声。知青会由头儿读《人民日报》社论有关知青下乡问题的论述，觉得其中预示着什么，是对知青的问题重视了？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实现机械化的农村需要我们知青的努力？要走正确的路，处理好生活、劳动、学习的问题？都是旧话。

8月24日 阴

收到哑哑的来信，迫不及待地看完。

感到意外的是我们思想几乎是一致的。在遥远的海南保亭到番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如信中说“有些人认为人们的远离会使朋友疏远，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就是我立足海南，你立业在番禺，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是永远的”。是的，我更希望珍惜这友谊，让她鲜艳地开放，不管道路有多曲折。也一定要记得，尊重朋友和体谅朋友的一切，不然会弄成和忠党一样疏远了。过去的朋友们同学们，我将是永远怀念着你们在共同进退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帮助，你们不论如何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应该把眼光放长些，把前程看到光明些，把生活过得乐观些，静止的观点是要不得的，我们总会一天天好起来”哑哑的看法值得我学习。

“我认为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时代，真正地走向社会工作还在后头”我很感兴趣，也和我的想法很相同。我还感觉哑哑比文革时成熟和进步，对我自己也有一种鞭策力。我应学习他踏实工作，不应做那种虚伪的人，真要虚伪也只能用以回待对自己虚伪的人。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底层，让我们知道很多需要改革的东西，所以要“尝尝梨子的味道”。

哑哑还提到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问题，我想对待朋友来说应该这样，不是朋友能这样吗？我看反而会害了自己。我们离广州近，消息也相信比海南灵通些，我应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在这方面我一定会知无不言。

对于当前的学习问题，似乎抓得不紧，最近身体不太好，脑子又好像硬化多了，做事情有糊里糊涂的感觉。是否身体有什么病症没有发觉？看完《辨证》一书后，我要进一步看点医学类的书。

8月29日 晴

看到当前生产队出现的各种怪事，我觉得对我是大有教益的。现在许多很多农活都是分配式，完成了任务就收工。人的因素调动起来了，工作进度快了，但跟随而来的坏处也多了。我认为在当前有必要进行包工，但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得在关键的质量问题上下决心，要大家知道利弊自觉做好功夫，同时也不要“包工拼命，杂工养命”。

现在我也不知如何才是站稳立场，生产队里有两股较大的势力团伙，它们在互相交锋而且持续。作为知青参加和支持那个势力派相信都不会有好处，我们只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我也正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的钟。其实生产队每前进一步都是社员干部团结奋斗的结果，当团结被破坏生产队也就出现一连串的问题。我希望共同的团结，但也不知应不应该折中主义继续混下去？我是社员们信任而选出来的队委，而我应该为大家做事情。但我在这点上却一直无心无力做不好，我想队委还是不要去当好些。我需要努力学习认真观察世事，并和社员一样开工劳动，不要随意用开工时间干那些生产队的财务工作。

希望在明年能努力辞去队委和干出纳，一心一意和大家一起劳动。

29日 晴

下午大队召开知青会议，到达会议的知青已到了空前少的那么几个。内容是传达中央3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报告，说主席看过。中央起了一份关于73年——80年知青下乡计划和对知青统筹工作意见等。

听了这个文件后，我觉得自己行走的方向还是正确的，也符合中央精神。其他几个知青对其中提到的问题反响极大，议论纷纷。我冷静地考虑着中央文件的意图，是否主席把知青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如果是这样，主席希望通过上山下乡的途径来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知青上山下乡是縮小城乡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远计划，文件在说明，50年到100年内外我国将变化极大，特别是农村更将起极大变化。知青应该树立扎根农村思想，响应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为改变祖国农业面貌作出贡献。5年对我们一生来说不是很长，我们还要紧紧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实际劳动生产，努力学好各门知识，老一辈把革命事业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人将是最坚强的创业者之一，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肩负重担。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能不能当好接班人？我们树立什么理想？我们如何对待前途？为了我们的后代人幸福我们还必须勇敢地开创道路！

在许多知青感到前途茫茫产生悲观情绪时，我更要提醒自己看清前进的道路是艰难的，更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朝着自己的计划前进。

9月7日 晴

病了好几天，今天似乎好了一些。偏在这个时候碰上了承包任务的锹蔗坑工作，这是一场比较辛苦的劳动，那块田地坚实，必须费更大的气力去完成。身体根本没有恢复过来，感觉很吃力，但总算是完成了，而且还不是最后完成。回来浑身无力，极度疲劳躺倒在床，胡思乱想。

夏收夏种到现在身体一直无法适应过量的劳动，难道就如此垮下去吗？对于计划中是否要补充一条“对身体有害的工作不干”?真的感到苦恼，如何能继续把道路走下去?不是那么好的身躯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承受过重的劳动，今后还会继续坏下去的身体和害怕艰苦将会被联系在一起的。以前很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身体还能勉强过艰苦的劳动关，如今虽不能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却不能参加强烈的体力劳动，在农村只5年就把自己拖垮了那么今后还有什么资本为将来打算？现实无情，我该怎么办？……

9月30日 晴

紧张的“入蔗泥”过去后总结前一段时间的思想。事实在告诉我，不要作侥幸的努力了，我相信劳动是艰苦的，但也不一定为身体所决定能否应付。意志也是一个非常的要素，没有想到，经过这段时间身体竟然恢复的很好。不是过分的劳动量就像锻炼身体的运动，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影响着身体，更能应付各种环境变化。

罗罗来信提到国庆间见面讨论的几个问题，我没有思想准备，也一下子觉得脑子容纳不下复杂的东西，如何是好？先如下回应两条：

1. 关于“十大”，有关反潮流精神，问题也不十那么简单，并不是说敢于反潮流的人都正确，在这里我们要有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实际的体验出来的真理作原则。这个原则我们不可违反，否则就不是人们内部矛盾了，我们还需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说话，而且这种精神也不一定在短时间内得到人们的理解，而需要通过某些手段去使人们重视，因此一个正确的东西还需要有艰难曲折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没有勇气、魄力和艰苦奋战的精神，那么我相信他也不会有敢于反潮流的精神。
2. 今后在农村所抱的态度

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是决定一个人对农村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认为争取出路而努力从事自己某一种爱好长期离开农村，不重视自己参加到农村的实际工作和时候中是错误的，我坚持自己的看法“青年人吃点苦不算什么”的看法，在和贫下中农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步地理解和懂得他们的品德，同时自己的思想也起着极大的变化，这对于一个人如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认识社会的实践将得到学校里完全学不到的丰富知识。把立足点放到农村去，为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落后面貌作出自己的努力，团结和组织起一班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今后能走光明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新农村作出自己必要的贡献。我反对消极地度日，应该积极地紧密地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团结成一体，同甘苦，理解和同情他们，把他们作为自己亲兄弟一样。要有自知之明，懂得如何不能超越自己的水平而想入非非，要事实求是，从一般的知识开始，学点哲学，学点辩证唯物主义。要有自信心，现在我们的作为是不明显的，在今后社会发展中，我们的道路如何是难以估计到的。所有多得到知识对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一定会有很多好处。

至于其他各种问题，我还要认真考虑，因为我还没有理解问题的含义。

1973年10月4日

人生为什么存在高尚，

为什么却使人感到如此平常？

是那对生活的热情。

不曾碧波荡漾。

漫游那广州城，

竟管美丽诱人。

在内心的灵魂中，

唤不起我对她的爱情。

天气为什么那么闷热，

我的心为什么如此独特？

因为血液冰冷，

更因为我愿成为地球上的沙粒。

看那离开的沙场，

唤起我天真烂漫的回想。

做一名普通的农民？

炸得我脑袋翁翁作响。

啊！自己的一生，

不要人们对自己的忠诚，

不！在自己的心灵中，

要给人类幸福尽自己的热忱。

**在房间里（1973年）**

我房间里放着三盆花，

这一盆小小的花朵象明眸，

那一盘黄花憔悴心欲碎，

另一盆红叶似火乃是自由的象征。

他瞧着我，我瞧着它，彼此交换同情，

它跟我谈，我跟他说，相互不说真情。

一个异乡人，他能做什么？

屋里没有第二个人影，又和谁来谈心。

摘自《学点语法》

主谓宾定状补， 主干枝叶分清楚；

基本成分主谓宾，附加成分定状态补！

定语必居主宾前，谓前为状谓后补；

六者关系辨分明，分析不误心有数。

1974年1月28日 阴

当日记本新开的一页要记上些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不同的气息，那是因为我不用躲闪着写些什么了。

又是一段时期完全卷入生活的波浪里。74年计划中的房屋终于在1月18日完成，它的完成象征着我新的开始。新房屋的建造贫下中农给于我很大的帮助我是不会忘记的，在农村已经度过五个年头了，我没有为贫下中农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们给予我的再教育却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

生活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那么让人心旷神怡，它给我设下许多困难障碍，留下令人苦闷的东西。

还是作为的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要做普通一兵是我面对的道路。我的思想被牵制在自己的思考水平和自身的能力上，作好长期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吧，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思想，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不可能看到什么共产主义，然而它却使我有充满的信心向前，因为它实际是一种动力。

苏联作家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们，

不要忧郁，

也不要愤慨。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尽管我们活在阴沉的现在。

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逝去的将变得可爱。

当前国际形势很紧张，苏修的炮口正指向中国，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我们随时准备在战争中接受考验，时势不容许我们考虑自己是否能好好生活到十年八年，以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的钟还不如去战斗。我不乐于整天的幻想和羡慕别人的消遥自在，我不劳动作为自己的光荣和自己必须要走的道路。现在的思想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人民服务，对于自己的评价，我心血太冷，对人不热情。前一段时间里经历着复杂的爱情阶段，尽管自己有自欺欺人地逃避它，然而却是无效的，当今只能说正承受危险的阶段。

头脑是那么混乱，觉得它在生锈，前程是可怕的……

1974年2月8日 晴

这几天天气真冷。

现在对劳动工作虽然感觉轻松多了，时间的考验并没有让我离开生产劳动，甚至觉得开会更不好受。所有这几天在公社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没有去，宁可在生产队冒着寒冷干些湿手湿脚的工夫。

常常想到自己没有天才智慧，相反觉得自己愚蠢。我羡慕人们的热情和健谈、知识渊博，包括那来这里接受改造的赵国才我都很尊重他们。也常常希望自己能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活跃些，结果还是令自己失望，留下的只有一点埋头苦干的精神，大概注定将来是个平庸的人。农村里有许多东西可学，但是也在这个环境中让自己和政治脱节。平静地回顾自己几年所学，很多都是平庸的东西，而且还有农民的自私自利的缺点。生活总不能平静，每当要实行计划的时候会被外来的干扰影响，我也常常不能克制。出于自己和社会接触的不广泛，见识太少，弄虚作假的结果害人也害己，看看自己的朋友战友不就一个个疏远了甚至分了手，就明白自己让大家感到失望和冷淡，大家也许不能理解我想走什么路，或者认为我根本就没出息，不值得交往。

我在走什么路？相信有前人迈过了，我该如何跨过去，眼前却是一片大雾弥江。

到底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我有没有抛弃它？实际上自己完全没有理解过。

1974年2月11日 晴

这几天头脑又翻起文革中的波浪，但随后又消除在自留地的工作中。自留地边有一野菊花开得很美丽，我不忍心拔除它。我还留意到它上面的一堆黑体，它是名副其实的一株鲜花长在牛屎上，也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联系自己既然在农村，我就该尽情体验底层的生活，让各种各样的思想冲击自己头脑，包括封建残余的旧观念和旧传统侵袭，像野菊花一样让自己人生开出花朵来。

收到哥哥来信，其中还附了一诗词，据说是主席写的，抄录：

卜算子 悼艾地同志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维久，春天反凋残。

我想也可指我们这些早熟的学生，我们是历史的牺牲品。当我们拼命在文革后，留下的是一片创伤，但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文革的春天到来。

现在的批林批孔运动，我是有不明白之处。真的当我们还没有知道孔子是谁的时候，要批他什么？林彪，我们对他的真实言行也不是很多，我们也要对他批些什么？不过有句话我知道“历史上任何反革命复辟，总是以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古为先行的，辛亥革命以后的每一次尊孔复古活动，往往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奏。”那么我只能如此理解当前运动。

我准备到灵山公社走访同学，了解人们到底有没有像我的“冷血病”。也要和嫣华见面，看看我到底什么得罪她，“冷血病”是她给我的，她在暗示我要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

74年3月14日

应该正视一下和嫣华之间的问题。今天我终于明白我们间的感情危机，我不能做到：“不仅要人家相信自己，更重要的是要自己相信别人”。对于她，我过分慎重的态度去对待，还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下乡已经五年多了，在反反复复的思想中，我的“冷热病”表现无遗，为什么总向现实生活中低头和而不去创造美好的将来？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心境向她展现无遗？未来的问题明日去解决？我自己连说“爱”字的勇气也没是男子汉吗？我对自己作了过多的隐瞒，以为是正确，不料却是自欺欺人。在感情的问题上我把它拖的太长了，无疑这等于慢性自杀。

我已经感到“友谊破裂”的分量和预感到它即将来到。

 3月15日

 和嫣华的关系恶化相反，我还得面对今天的现实。何银家长竟然向前来探望我的妈妈提亲，让我非常尴尬。妈妈在惊讶中却一笑了之，她很清楚我和黄嫣华的关系。凭良心我对何银印象并不差，在农村中也算是较好的，也许她有一种与其他姑娘不同的是有城市人的气质和勤劳善良的品德，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形象上甚至和女知青差不多。她们一家给我的帮助也许多了些，社员也认同我们之间是超友谊关系。但关系好不等于情感好，我是个广州知青得面对前途的现实。如果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还必须和旧观念传统决裂，我还没有这个决心，就算是和黄嫣华关系砸了，恐怕也不能一下子转过弯来，不过现在能不能这样决绝说不呢？

 在作计划的时候，我想应该留有这样的余地：允许自己的思想向各方面波荡，在和嫣华关系的感情完全破裂时，可以选择不同的感情道路，但千万不要对问题过早下结论。

1974年3月13日 阴雨

也许成兴说得对，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悲观的，危险的。但是又有什么东西能唤起我对世界的热情的。有时回忆往事，有时同学的来信也会唤起我对于理想要达到的信心，但统统不过是一时泛起的激动。一次次过后的冷却使我越来越存在着一种黯淡的感觉，虽然对生活还存在得过且过的信心，但总觉得自己的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了，特别对于政治更是这样。

生活在和平时代不免幻想太多，假如现在是战争年代，我能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只有和敌人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在今天我还看不清到底什么是要努力的对象，说明自己思想是极端的平庸和信念的不坚定。我的缺点还是对于世界的热情心，可能是懒惰和怕麻烦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我聪明、有头脑，他们并不知我的头脑实际是太空洞无知，也运转不灵敏。

写了两封信给嫣华，都没有回信，让我极为猜疑。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也只能接受这打击，是对一个缺乏热情的呆子当头的一棒。我得相信今后还要挨类似的乱棍的打击，而且会越来越沉重的闷棍。想起以前作弄了人家，不能不说是自讨苦吃，不但没有作弄到别人反而让人家给作弄了。今天就让某种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发扬光大吧。

现在最多通信的还是老朋友老二，我很敬佩他的精神，他应该很有出息的。

74年4月2日 晴

经过五年反复曲折的道路后，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进入了第二个计划阶段。经验告诉我，一个坚定的信心就如同物资一般，随着时间精力在每天消耗去。一个计划在开始时常常决心大，但一旦碰上具体问题困难时就会冷下来，甚至于萎废。为了使自己能排除各种杂乱无章的生活和学习，把坚定的信念经常地巩固和不断发展，制定以下地第二个计划，希望一种事情的成功有着它必要的程序，循序渐进这是中心。

现实的看法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那里有学不完的知识。下乡务农还是正确的。农村是熔炉，青年人的意志和力量就在艰难困苦中练就。要乐于与天、地斗。我们这一代人是坚强的创业者，对社会主义建设肩负重任。为了人类解放事业，为了后一代幸福，我必须继续准备经受艰难曲折的实践道路。

思想

现在还应该是学生时代，真正走向社会工作仍然在后头。

允许自己的思想向各方面波荡，允许自己不下决心为本职努力。

争取实现自己的理想，争取自身的解放。

工作

对科学工作要有兴趣，对于生产知识应当更深入了解。

尽量不干队委和财务工作。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去，深入地接触贫下中农弥补自己思想不足之处。

不做虚浮的工作，要埋头苦干。

继续学好插秧等各农艺，加快其速度。

继续写好自己的日记，真实记载工作、学习和思想，以便总结经验教训。

为做好长期在农村留有余地。

与贫下中农紧密融合起来。

学习

提高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继而学点物理、化学、数学等各门知识。

学点医学知识，懂得一般卫生常识。

注意发现学习方法，增强记忆力。

说话要有条理，提高说话能力。

学习时间是灵活的，不必雷打不动。

练习正体钢笔字，参考《钢笔正楷字帖》。

除自学外，参加罗罗的《学习》。

品德

作一个正直的人，踏实工作的人。不做虚伪的人。

尽量乐观，困难时要乐观。但成功高兴要做到冷静。

“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时不自餒。总要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用功。”

谦虚谨慎。

以善对善，以恶对恶，以中待中，好友亲之，好人则帮之，为狗则打之，党同伐异。防恶人之心不可无，害好人之心不可有，严以责己，宽以待人。

生活

丰富多彩，它的基础是战斗的，有计划地为实践人生道路而度过自己的一生。

娱乐必须和休息结合起来。

卫生知识要适当应用于生活中。

除体力劳动外，注意参加适当的体育活动。

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革命。

知识就是力量。

要克服的缺点

血性太冷，对人缺乏热情。

过于封建思想，对异性过于神经过敏，不够大方。

神乎其神，自欺欺人。

毛主席说要有反潮流精神，在今后的道路中，会发生很多、很大的变化，注意决不要怕于过去的教养和意念断绝关系。找除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无论和自己的工作、社会关系和爱情有关，都不妨试试看。“得”不足喜，“失”不足以悲……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乎，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74年4说21日 阴

今天偶尔地从分田除草中得到一些启发。几年来的农村生活使我学到了不少农活，而且在艰苦奋斗上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进来对自己思想的放松对待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有些反感，不是直率地完成任务和战胜困难。有逃避和厌恶劳动的思想，这些现象出现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对于劳动的放松思想，另一方面也来自身体与往年大有不及之感。懒惰是万恶之源，这个敌人你不去斗它，它就斗你。因此不论在什么小节上都要勤奋，这一点有许多贫下中农社员在为自己作榜样。我们不要做温室的花朵，要在艰难困苦的生活和劳动中继续锻炼成长，我想自己不足以像某些知青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去追求“自由”和安逸的生活，并不是说自己不对生活要求高些，而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现实中自己应当做普通的劳动者。很多知青都不敢想象自己要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认为自己不必怀疑应当艰苦奋斗。有些思想是有矛盾的，我逐渐对于农村产生感情，对于城市也逐渐远了，同样对于农村的人们感情是越来越融合，对城市越来越冷淡。这是否与自己原有的愿望相违背？而且自己还不能经受来自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能不能和旧传统决裂这是世界观能不能彻底改变的关键。我相信自己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只能是农业战线上的普通一兵。

现在的思想很不集中，无论学习什么书本知识都无法坚持下去。靠自己自觉去学习很成问题，所以我希望能把思想和生活安定下来，真真正正地把力量贡献于某一个事业。

74年5说1日 阴

每年“5.1”我总是在广州过，因为是农活最少的时间，今年也没有例外。

在头脑里留下一些难题，如何往前走？虽下决心准备在农村呆下去。但要做到也不容易，一种趋向警告着我。我要重新做人？以当前的知识和智慧开来看前程仍然是模糊不清。身体健康有些问题，在炎热的太阳光下的水田劳动，常常身体垮得快，在头昏眼花非常难受是例证。有时我想，如果是别的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吗？应该会有不少人灰心丧气。幸好有了多年的经历我才能挨过这些艰难困苦。但和贫下中农对比，我能算什么？他们不还是祖辈如此生活！近年来，队长好像比较关照我，毕竟我是唯一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知青还没有回城。去年我少了插秧和收割，多了些以前很少干的杂事。但今年不同，分田包任务的插秧和大家没有区别，这就要有良好的体魄。我对锻炼身体做得不好，有关的卫生常识懂得也不多，对危害健康的事情和物品认识也太少。计划中的学点卫生知识是对的，要提防身体健康过早消耗。干几年看看如何，在面对将来吧。还好当今没有结婚家庭之类的事情绑着自己，虽然在繁重的劳动中分散了学习精神很难克服，但还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下去。如果要跳出劳动生活圈子，那又是脱离实际成为空谈、空学和空干。

现在形势有些模糊，“天下大乱”毫无疑问，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头。第一次文革已经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教训，也让我们吃尽当今的苦头。从长远利益看来，知青在农村也不完全没有意义。

前几天收到嫣华的来信，谈了一些问题，出于自己意料之内的是她也在对前途徘徊心不定，意外的是她竟然步了我几年前的思想后尘。或者说有些事我做对了，但应该说对于她我自己有着错误看法和不对之处。她的信整体来说让我感到带刺，像是对我宣战，更像是准备决裂！她反击说她并不“阴冷”，把矛头直向我，说我是“危险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得承认自己在文字上有些装腔作势，什么是“阴冷”？可能出于对写给她的三封信都不回复让我心凉，当天写信还正好天气寒冷有些触景生情。我并不后悔用了这个词，但对于自己的小气和没有开诚布公说明问题感到自责。对她的“我们之间闪耀着分歧的火花……”该是受到最大的打击了，总觉得这句话恶狠狠的。我本是多疑人加上要给自己来硬的，心中愤慨。为了事业我可以不顾一切的何况爱情的打击？我们之间向急转弯的车子，有翻车的危险也有被抛离的可能，像斯大林说得那样“被摔下去”。

朋友们的思想和学习交流《学习》我不打算参加了，因为觉得它末日快来临。

7月18日 雨

一整天的埋蔗泥疲劳不堪。一年中最累的工夫可以说就是这一项，蔗地里没有风，幸好下午天阴还没太热，总算没什么过去了。

任何艰苦的劳动只要提高精神做好思想准备我想总能挺过去。而且每当完成一件工作的时候，心情还会好很多。如果我们一味怕艰苦，那么疲劳、闷热、蚂蚁和蚊虫的叮咬之苦一定越发让人垂头丧气，继而越发对农村生活感到悲观失望。

收到瘦鬼的来信。看信后有些感动，她除了介绍农场的生活还谈到一些感情和看法，我也深深地为她的情感表示同情。是的，生活对于一个人的摧残很大，当她从幼稚和天真的红卫兵踏入农场的成人道路时才16岁，时代令她过早走向社会，她太该是背书包的学生！或者以前也有自己的错，文革给她们传教了那些没有多少意义的思想。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何尝不是在无知中挣扎？但警告自己永远不要把自己的悲观思想传染给被人，只能以自己的热情给予她一种安慰吧。

7月29日 多云

沉闷的一天过去后，留下的只是疲劳。是天气影响吗？开工是每个社员都是你看我我看你的毫无生气，那里看得到什么精神振作。或者是队长几天没派工，由于社员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而提前去埋甘蔗泥在生气，这本身也给社员带来情绪低落。队长也是的，不就是提早几天埋蔗泥吗？总不该发大脾气吧。作为队委我也不能为生产队做点什么，但我应当提醒自己应该努力做好工作，不能垂头丧气！

7月22日 雨

昨天收到老二的来信，他对于我的直率看法，我认为对我亦很有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生活看问题也各不同。我常常感到遗憾的阅历少，知识薄而他对生活自己好像总乐观。我们都向往集体生活但都不能如愿。

现实生活如此平淡，会令人对生活的意义感到疑惑。枯燥无味为生活而活？像动物一样，现实却让人失去幻想，有什么办法？

今天由于台风影响，东边的官涌许多地方水漫过堤面，据说多年来少见的。

昨夜电动打禾直到今晨3点钟，许是疲劳了，精神纳闷。

7月30日 晴

插秧进行了好几天，晚造插秧队长又照顾我，不分派包任务的插秧工作而叫我和会计去分田量地，工作倒是轻松多了。

其实也一样起早摸黑的，因为还有其他不少的杂工在其中，所有每天的睡眠都不足，身体也觉得很虚弱。今天中午落谷装船，天气又很热，老毛病又发作头昏眼花。想起中耕除草，不知是否中暑还是自己的体质不足以应付这些重活？

日记停了好几天，是因为自己还是不能“安分守己”干杂活，空隙还是回到田里帮忙着插秧，觉得这样心情好些。算了吧，反正自己又不计较什么工分高兴就好，努力奋斗也是自己选择的。

7月31日 晴

对于人情、事物我还缺少一种能耐，很多事情自己旋风般转了会儿就停住，总好像没有干出一个结果来。希望自己对任何事情，都要思考、分析，对于工作要认真细致和耐心完成。

8月6日 晴

今天清晨我2点钟就去插秧，队里社员管叫半夜深更的插秧为“插月光田”，今年是首次。到了田边发现自己已经来迟，社员们来得早，有些人昨晚11点钟就来了。对于包工他们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这样的干劲我刚到生产队时社员们本来就有的，但当时是集体工。当初的杂工社员都卖力，今天如果还是杂工他们都偷懒，不知是时代进步还是倒退，反正是人们思想的大变化。

收到哥哥的信，提到家中的问题使人纳闷。本是一家人都会有无情的时候，真难想象生活不会如此。

74年8月8日

还是满天星斗时分，就可以听到清洗秧苗的拍打声。社员们各自为政，连说话声几乎全无，只有那讨厌的蚊子嘤嘤叫。我仿佛成了机械，时儿低头拔秧，时儿用秧头带着的泥水把腿弄湿减少蚊子叮咬。我都快累得直不起腰了，昨天刚插了1.8亩的秧，今天是更多的2.2亩。这样干恐怕没完没了，我没有外援帮助，已经累个半死。

正所谓“工夫长过命”，我直起腰来休息一下，脑子也开始活动起来。现在整个大队的广州知青和早年来的市桥知青都已回抽了，我还是被大队拖住，一说我的财务工作不能后继无人，二说没有抽调名额，也许还有何银的父亲作祟。许多社员都大表不满，认为论劳动表现，大队没有几个知青能比，但每次抽调都没有我分实在太不公平。我们生产队几个知青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感情却很好，知青黄永红、市桥知青陈行正、石湾知青邓巨满和我校203班的钟慧慈一个个离开生产队，我们是在一次传达会议精神时生产队长把“马列主义”精神解释为“马力主义要开足12匹”让我们哭笑不得后共建的友谊，我并不妒忌他们的离开，而是为他们的新生活感到高兴。

月亮还在半空，蚊子继续嘤嘤叫，我弯腰继续拔秧。我突然感到歌声响起：“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天空没有云彩……”随后变了歌词“回城的大潮涌起在广阔天地，为什么那潮水没有光芒……”

8月10日 晴

好几天闷热的天气，真把我弄得疲劳难受。但是社员们的积极性同样火热，难以明白。我还是缺乏刻苦耐劳的精神，在炎热的夏天往往产生厌恶生活的情绪。

成兴来信，使我感到有点类似的心态，生活越来越让人感到必须认真考虑前途。在满怀热情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今后沮丧的时候？真的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前几天广州中山五路出现了悼念“7.16”死难者的大字报说明什么？还出现署名“22中东方红落户石基”之仕的大字报又代表什么？

8月15日 阴

大忙结束后工作开始轻松多了，我应该抓紧时间进行学习。对于学习自己就是缺乏了意志力，不能很好集中精神，如果这样下去，将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

8月21日 晴

今天在开工的时候，因把一根长竹竿丢给河对岸的社员，却不幸击中了他。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很害怕给他的伤害，再三道歉和要到医疗站检查。虽是无意的失手，我很难受，无颜面对他的家人。我要再次警告自己必须认真对待安全！特别是对于别人的伤害！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千万不要马虎对待工作中的安全问题。

对于生活，我还必须抱有热情，而且认真安排好工作学习，为自己增添活力。

８月22日

 像去年一样，“除草队长”还是让我担当。我带领的一班小青年，确实也够厉害，除了把自己队稻田中的杂草“压”得抬不起头来，还帮九队除草。小家伙、小姑娘们干劲十足，大概也是自己的“领导有方”，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总之他们像有一种用不完的冲劲去完成任务。

队里已经没有其他知青了，我在新近建好的屋中教大家唱歌，今天教唱电影插曲《英雄的赞歌》，我自己按乐谱先学，然后教唱，大家都感兴趣，我感到非常的快慰，这也是我在农村感觉最良好的一段时间。

回想这两年，除了当了半年的生产队长外，还一直兼任青年突击队队长的职务。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表彰大会的奖品（都是些帽子）也够多的，几年都不须自己购买，这一切都表明自己在农村努力成果，但也给我留下不少伤痕，身体也明显的变坏，正所谓有得必有失，还有感情上的伤更惨。

9月24日 晴

一个月过去了，日记一篇未写，这一段时间里使幻想到希望，从希望回原到幻想，然后进入了悲观境地。劳动生活无论如何都是使信心丧失的重要因素。

工作队来大队蹲点，准备搞好批林批孔运动，促使人们思想革命化，以大干的精神，实现农业大丰收，要使低涌面貌焕然一新。这些天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每天都是填旧河道后再另开一条小河，以这种方式扩大耕地面积。填河工作日以继夜时间很长让大家都觉得是辛苦的，我也心中发牢骚：稻谷产量上不去，为达到亩产量的提高，靠增加田地面积来凑合亩产到底是自欺欺人。就为了造福后代人吧，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就看整个生产队社员干劲大，夜晚突击和夜晚开现场会议据说在生产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得受其气氛影响吧？生产队还把那些养了一年都不怎么长大的一整批“猪精”杀掉在突击后“宵夜”，可能也是一种动力吧？

12月18日 阴

转眼又过去两个月了，劳动工作实在紧张，天天起早摸黑。秋收大忙刚结束，紧接而来的是开新涌的大会战，要把绝尾的低涌开通连接到官涌去。新开的低涌把原来是田地的泥除了筑起堤围还把多余的加高堤内边，不久后整个生产队社员将搬迁到这里。为了实现生产队的“田园化”，在原来的田地上开的新河道要笔直，筑起的田基也笔直，开一条笔直的大排灌河，把整个生产队的田地分配的整齐。这些是干部们参观过湖北的华容地区后学到的经验加以实现。工作还夹杂收砍甘蔗，处理稻草等等，让人消瘦。为了要改变低涌，为了建社会主义的新低涌，我们尽了自己的力量。老社员说，现在像是第二个大跃进时期。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我每天只能拖着疲劳回来，但不知为什么却又觉不多得的愉快，也许是前段子太沉闷吧。我带领的第二小组干劲最大，分配的任务从来就是完成的最快还是最好的。看着一群年轻人，看着那男女老幼的干劲和合作精神，看到大家累了一天还在说笑，我从来没有这样受感动，他们是很可爱的一群，我被他们融合了。

然而我们将要面临重大改变。除了搬家第八生产队将拆散，要和第三生产队大合并，部分社员还要到第四队去。其中带有很多的利益关系，队委每晚开会商讨，大家思想都不通也无奈。有时我也会想，为什么要拆我队，多少是“当一种物品丢失的时候，才觉得留恋”因素。

前些日子，县委书记李振兴到生产队巡视，向我了解不少情况。随后和旁边公社干部说了什么似的，像是面带怒气，公社干部也同样对大队干部说了些什么。后来队长告诉我，你可能要抽调回去了，是李书记的指示。在自己的道路上，也许真的要走另一条路子了，无论将来如何，我现在的心是和社员连在一起的。

75年元旦

 ６年多的知青生活，让我感触良。从中学生时代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已经成熟了许多。也许我还变成了另一种人，在这里我的一切都是随波逐流。

现在大队新开一条河涌，要把低涌连到官涌。涌开通后，整个生产队的住户都得搬迁，第八生产队和第三生产队将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在开涌的会战中，我担任第二组组长，我带领的一班社员还是干劲十足，总是最先完成工作任务。

昨天我接公社干部通知，要我到县统战部去，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统战部老李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原来他们得知我们大队有归国华侨知青没有回抽，可能是前段时间县委书记李振兴视察我们生产队工作时，当时生产队长告诉他我是个知青，李书记问我什么时候来的和从那里来的，他听我回答后问身边的公社干部说：你们公社还有多少知青？我听到公社干部回答，广州知青基本已回抽了，李书记听后好象给他什么指示，陪同的公社干部赶紧往本子写上。县统战部老李说，我们有照顾归国华侨子女的中央文件，县委指示他们拟安排我的调动，但广州暂时没有分配名额，我可以选择市桥的服务行业或公社的商业单位，他帮我填好表格，要我等候通知。我表示感谢县委等领导，下午才回到生产队。

1975年1月3日

送去了1974年，迎来了新的一年，此刻再展望前程，似乎光明了，但奇怪的是越来越坚定了在农村的生活路子，也许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今天，我被振动。和嫣华的书信停止后，有人直接向我提出婚姻事情，没有心理准备把我弄得心慌意乱。是上天的恩赐？平心而论我不能不说对她不抱好感，或者说有些喜欢她。冷静想来真要接受，是要和许多旧观念传统斗争和决裂，我能做到吗？也无法面对亲朋戚友，如果感情要这么草率我不早接受当初的黄永红？当然那时和嫣华的关系不明朗。真叫我心很闷，自己该如何做啊？谁能帮我啊？……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能踏上理想的道路才作回答，时间也许能改变和决定一切！

75年1月20日 阴雨

才从广州参加哥哥的婚礼回来，心情总不那么舒畅。一堆乱七八糟的工作等着自己去完成，队里分配一块地给我，那是必须整理后才能搬迁的地方。县统战部已经找我交谈过，明确告知要把我抽调到石基公社，只是等我同意便可实现，我是否还要搬迁？今后前途如何？的确让我思想又来个大反复。

队长偷偷告诉我，我本该早抽调走的，不知为何名单到了大队到不了公社，所以公社向县里汇报说整个公社的第一批知青已完全离开，那天李书记就是为此生气……我现在已多少明白为什么我像被遗忘似的留在这里了，其中有人从中捣了鬼。不是吗？大队里就连来了两年的市桥知青都调走了，那有广州知青的影子？回想起向我提婚的人，我更怀疑抽调的阻力来自这方面。既然县统战部李同志说现已没有抽调回广州的知青名额，眼下看起来只能先离开生产队为好。队长说的话很值得我接受：我们土生土长的没什么，总不能让省城的知青留在这里吃苦，虽然我们很愿意你留下，社员好多都不舍不得你，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离开贫穷的地方。

四届人大召开了，到处都在宣传好像挺热闹的。我，该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

1月25日 晴

下午开始生产队的大搬迁，我也把“煮饭寮”搬迁了。已是深夜了，大家都还在搬迁。

7５年２月2日

今天离开生产队，到公社供销社报到。早在几天前我就接到通知，我不大愿意到公社工作，生产队长天天劝导我去报到，要我把生产队的财务工作移交给了陈金友，看来我只能清理好帐目前去报到了。昨天我收拾行装，几乎和下乡时一样的简单行李，把六年多来数不尽辛劳换来的成果128元给了麦炳楠，让他还那“老婆债”。虽然生产队离公社也只是六公里的路程，我们随时都可以互相探望，但许多社员，特别是青年人都来道别。他们有的为我能离开这贫穷的生产队而高兴有的还是感到难过，毕竟这是六年多共同生活和劳动所产生的感情。生产队长终于说话了，他说我1974年的工分是6723分，意味着每天20个工分超出常规，得到的和大家一样的平均分配10元，实在让大家难过，大家是土生土长的虽然贫穷，但不能让广州来的知青也和我们一样贫穷一世，不能毁了我的前途。队长说的话我已经听了好几次了，我很感激他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帮助，今天他再次表达了亲人般的关怀，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今天回首望着给我送行的社员们（他们在集中准备开工），我的心开始平静了。农村的六年，多少使我变得比较坚强起来，我感谢社员们多年来教我学会许多劳动本领，也感谢他们给于我生活上的许多关怀和照顾。我想，在农村的日子里我算是交了一份较为满意的答卷，当我这个老知青最后离开之后，也许还有其他知青将会到来，也许他们不必再走我们的道路，不管如何，我希望将来的农村不会再贫穷。

农村的社员们留给我良好的印象，农村为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再见了，我的另一个故乡！